

928
バ
16

曝書亭集

一六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記

尚書杜公疆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廈門以次列戍於時  
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投誠之衆率前遷徙  
界外之民勒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爲盜莫若以界外  
田地按籍給還并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  
僉持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澎湖島秋台灣平  
捷書至

皇帝嘉悅解衣賜琅并製詩褒美焉誕諏吉日告祀

孝陵冬十月戊寅



皇帝若曰海墉之弗靖權畫地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盡傷乎  
心久矣茲海溢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墾咨汝工部侍郎  
世鑑副都御史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內閣學士石  
柱偕往閩粵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  
公拜 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

皇帝申命進工部尚書公乃誦日展界自欽州之防城始遵  
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二十七巡檢司一十六  
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  
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  
矣自福寧州西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  
衛四所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  
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而福建

之疆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涉不啻三萬里  
蠻煙瘴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公與僚僕六七以起油  
幕虎觸其藩不懼鬼嘯于林不驚禽謂公之大勇貴觀莫及  
行則射麋以為糗縫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溫飽忘  
一身之辛劬勞來安集俾氓及其宅商趨其墟苗秀于田水  
歸于壑牛宮豕園雞栖鴨闌各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

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蓋于南國矣當周盛時召康公  
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  
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  
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奏績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  
宜為

至尊注意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既歸田考終特未邊易名之

典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憶聞  
于公者龜舉大綱作記焉

包山蔡氏宗祠記

包山蔡氏其始祖源宋祕書郎從高宗南渡居杭州子維孟  
奉母徙吳與弟繼孟分宅居洞庭号東西蔡而西房子姓尤  
蕃衍自維孟十二傳爲烏程儒學訓導旭中永樂庚子鄉試  
土人爲建遺慶坊陳檢討繼作記稱其好義樂善有世德旭  
弟昇昭皆善詩吳人徐庸采入湖海耆英集昇孫羽仕爲翰  
林孔目詩家稱之曰林屋先生羽從弟範号曲巖王尚書世  
貞贈詩云家在五湖人世外身安六帝太平中者是已敘其  
族則五支計其傳則二十一世善不必施四海而積于一鄉仕  
不必登九列而受一命再命學不必博通七略四部授諸弟

子而各守一經家有私集者二十有二人吳中自范氏外論  
氏族之蕃世德之久莫蔡氏若也於是有撰宗譜以奠世系  
者有置田以供祭祀者而祕書十八世孫某于縹緲峰之陽  
建立宗祠中爲堂五楹連以屋二十間旁有樓可遠眺望三  
歲而後落成走書幣請予作記予惟古祀先之禮自禰而祖  
自祖而推之及始祖此王者報本追遠之義也而諸侯之支  
子爲卿大夫或自他國來者俱謂之別子起自民庶致位卿  
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得立爲宗宗得立祠以飲食之禮親  
兄弟宗族窮者收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則自王者通于  
庶人王政之存于今教民親睦宗祠其本務矣包山在太湖  
中不與城府接無郵傳轅馬之擾春秋享祀牲酒靡闕里遠  
而能仁俗儉而可久予老矣惜未克謁祠下紀之以文匪獨

美蔡氏之能合其族庶幾三吳之士族聞者興起焉

履素先生祠堂記

先王之教民匪直鄉遂大夫閭師黨正之職也凡仕而已者歸教其里沒則祀之瞽宗漢晉經師設黌堂繕精舍至于宋府州縣學外分建書院擇耆儒爲山長或與博士弟子爭多焉明初山長廢而書院尚存講學者得以專席其後朋黨盛而學術殊時文工而經義晦科名重進取亟而力田孝弟無人必藉鄉有善士導以親親敬長之節離經辨志之方故夫師逸而功倍化民成俗而有司莫知斯則儒者之效矣曩予泊舟匠門聞岸有讀書聲詢之則順治甲午鄉貢進士張先生曾餘之學舍後四十年獲交先生之叔子大受大受識達而才敏洽聞周見自舉于鄉名曰盛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席

硯不能容則廣其宅齋曰拙齋亭曰讀書之亭軒曰活碧之軒又于衡宇之陽築堂曰孝廉之船不忘厥考所自也逾年負笈者益衆爰拓地于水南立軒于橋下軒東曰潮生閣用紀落成之候閣東建祠奉粟主以祀先生焉於時巡撫都御史商丘宋公過而題其扁曰履素里之父老僉曰先生居家以孝友遇人以誠持己以介士之百行備焉宜有私謚易名久矣宋公所題則公也非私也今而後吾黨合以是稱先生於是攜榼酒陳百果爇瓣香長幼胥拜祠下大受請于予曰是不可無記因書其本末于壁先生諱慶孫先世嘉定人徙郡治縣學生諱慎德之子歲貢生諱應文之孫福建按察司副使諱情之曾孫遺書有尚書集要侶蛩齋集

眞賞樓記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用拓堂後地爲樓  
五楹設采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蘇子瞻諸君子名曰  
真賞之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父詩中語也君既爲文勒堂  
隅識落成之歲月請予作斯樓記於是樓成又逾年矣方山  
陰金公將知揚州府事實期予適館旣而予不果往及聞堂  
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人多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顧  
予獨客二千里外不獲與私心竊悔且憾回憶曩時客揚州  
登堂之故址草深數尺求頽垣斷砌所在不能辨識愴然長  
謠謂茲堂之勝殆不可復覩曾幾何時而晴闌畫檻忽涌三  
城之表且有飛樓峙其後旣感廢興之相尋復歎賢者之必  
有其助也當永叔築堂時特出一時興會所寄然春風楊柳  
蓋別久而不忘予瞻三過其下悵仙翁之不見至題詞快哉

亭尚吟思此堂未已即永叔亦感仲原父能留其游賞之地  
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茲堂可知已肇祀焉  
庶其馮依而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爲游觀之所可以  
有無守是邦者或不爲葺治至于日圯理固然也試登是樓  
見永叔以下凡官此土有澤于民者皆得置主以祀後之君  
子必能師金公之遺意克修前賢之蹟則是斯樓成而平山  
之堂始可歷久不廢足以見汪君之用意深且遠也予雖不  
獲觀堂落成與諸名士賦詩之末猶幸勒名樓下附汪君之  
文並傳于後亦可以勿憾矣夫

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  
石也稍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甃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即

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于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勲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

學好士孜孜恒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  
彛尊容山東時道經臨胸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圯者當葺公輟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治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負者為致館病饋以藥  
齎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彛尊惟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為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于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勲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

學好士孜孜恒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彛尊容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圯者當葺公輟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治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為致館病饋以藥瘞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彛尊椎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為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池北書庫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門望甲齊東先世遺書不少矣然兵火後散佚者半先生自始仕迄今日耕肘書借觀輒錄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翫慈仁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蓋三十年而書庫尚未充也自唐以前書多藏之于官劉歆之七略鄭默荀勗之中經新簿其後四部七錄代有消長民間所藏賜書之外無多焉爾自雕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民間鏤版未貢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書反不若民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詡比南面百城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然自博覽者觀之若無所覩也夫宋元雕本日就泯滅幸而僅存于水火劫奪之餘藉鈔本流傳顧士之勤于鈔寫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習舉子業者誦四子書治一經不過四五十卷可立取科

第而費人牟利亦惟近乎舉子業者是求非是則不顧至以覆醬甕裹麪糊蠶箔古之人竭心力為之者今人全不之惜任其湮沒此士君子盡傷于心而先生書庫之設藏之惟恐不亟也曩尊經亂先世之遺書莫有存者及壯餬口四方經過都市殘編斷帙至典衣子直積之二十年矣以驗藏書家目錄則僅有其十之二三焉然未嘗無出于藏書家目錄之外者譬之于海九川四瀆無不趨焉而漉池瀾洑之水聚而勿涸鳥見之飲啄魚得之泳游亦可自樂其樂而忘其身世之窮焉明年歸矣將尋先生之書庫借鈔所未有者奉先生之命遂為先生記之

傳經堂記

經之學温其故則新義愈出解之而其蘊不窮古之士惟經

術是務士能通經始可友天下士而富貴利達非所論也經學莫盛于漢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然班孟堅譏之謂祿利之路然至韋賢父子以經術相時人語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蓋亦慕其名位通顯云爾揚子雲有言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傳經者須以發策決科是何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與仁和卓火傳氏立宗祠于舍東榜其堂曰傳經奉祖考之遺書教授子弟又樂與朋友講習東南之士以爲倫魁焉卓氏居塘西門才特盛以經學聞者五世然試多不利或薦于鄉矣而試于禮部輒下第或于省中試矣僅列副榜是豈卓氏于經術反未工與由其所學者非專事發策決科而務合乎古之學者故也堂之成且二十年吉凶歡戚歌哭于斯者匪一火傳心力交瘁克守其

先人之緒誦讀勿輟誠有人所未易及者而火傳老矣今年夏率其子次厚入京師則曩之文游大半零落京師貴人視說經爲不急之務褻席以見逢掖者蓋寡嗚呼經術之不講久矣舉一世趨于祿利之路乃有人焉單衣紉履操經術以繩天下則卓氏之傳經合乎古者多見其不合于今也於其歸爲作傳經堂記

### 願學堂記

戶部郎新安程君視公築堂于宅之右其地爽以塏開簾而山翠入過雨而澗泉分觀者咸曰君當補官堂將成席未暝而仕于朝焉君乃名之曰願學屬其兄子道原請記于予予思儒者言學率本乎孔子孔子五十以學易韋編三截鐵摘三折漆書三滅若是其勤也君年適五十矣姑與言易可

乎八卦相錯其別六十有四象言君子之德五十有三皆以爲學者勸也合之禮記以言離經辨志則以同而異也以言敬業樂羣則果行育德自彊不息也以言博習親師則多識前言往行虛以受人也以言論學取友則朋友講習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以言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則類族辨物自昭明德立不易方也夫然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時行則行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彊也時止則止思不出其位不可榮以祿也孟子之願學孔子者此也君早仕爲郎所謂官先事者業試之而效矣乃所願豈非志爲先與古之親師取友莫若鄭康成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然後反乎北海程伯子十五六時問學周元公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噫其難也已今君居新安新安之俗人守程朱之學不出家而前言往行多識之而不窮以今知古以近知遠以所見知所不見古病其勞者君處其逸居是堂也寒暑相催而歲成焉足以決進退之機悟損益之義安有願乎其外者哉子老矣蓋嘗終始于學然勤苦而難成內自反而益見其不足竊喜君之所願也在履之初曰素履往无咎象有之素履之往獨行願也顧人有願而不獲遂者君獨行之又何咎之有

### 樂儉堂記

太原劉炳請名其所居之堂予名之曰樂儉而爲文記之曰儉之爲德匪直以撙節日用飲食而已君子將收其放心必自此始夫象犀琛貝綃紈錦綺臺池僕御之盛人咸慕而趨

焉及危機既觸紛華盡去悔尤隨之往往退而喪其所處未  
有百年不易者然後知儉之能久惟其可久而樂存焉蓋我  
既閑其侈心天下無不足之境食之糠稂而充然置之膏脂  
而不潤宜其無戚戚之容而樂于中者有不能自己者已太  
原唐叔之遺墟也儉唐風也請爲子歌唐蟋蟀之詩曰蟋蟀  
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憂時之易去思行樂之  
方也既而曰無已太康又曰好樂無荒因爲樂之一言申誠  
至再則仍未嘗樂也其二章曰職思其外其思可謂深矣猶  
未免蹶蹶也其三章曰職思其憂夫至于思其憂則其可憂  
者已去而祇見其可樂焉夫然後曰良士休休也此樂儉之  
說也今太原之俗所不足者非儉也儉而能樂者鮮矣知其  
樂者子試以予言告之

道珍堂記

康熙三十有六年冬太守廣寧黃公來知嘉興府事入郭則  
瓦礫塞乎渠及堂塗則榛芳接于徑爰與邦人士謀思營葺  
而疏淪之念民力未遑也明年夏案無留牘黠者畏懦者懷  
公乃庀材鳩工先治其解斷披聖鏡子來恐後於是彝尊方  
居長水之南池中芙蕖一花並蒂紅衣綻綠房垂緗螺實以  
公嘉績之所名也以奉公公適諏是日立柱礎架采廡遂貽  
書請名其堂兼紀之石且歸德于

天子肅清邊徼禎祥是致彝尊欲以不文辭非禮也敢竊自  
幸生于堯舜之世獲覩

聖德神功靡遠勿届又有賢太守拊循閭鄙於焉咏歌太平  
燭于玉燭飲于醴泉暢于永風芙蕖雖小草曹植賦之則曰

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傅亮賦之則曰考庶卉之珍麗實總美于芙蓉而江淹之辭則又進焉而曰一爲道珍二爲世瑞至于並蒂則尤代所罕覩故魏收志靈徵令禽奇獸嘉穀靡不登載而斯獨無之益見致之匪易也稽之至元嘉禾志郡治廳事後有清香堂宋知秀州俞淝更扁曰敬信節愛蓋理廳據子城之內而軒其後爲穿堂爲後堂其來久矣堂之廢且百年鮮克有治之者迨公至而始考舊址復新之吁今之守土者屏賓客省諮度則見以爲能矣公府之不飾則見以爲廉矣雖然儒者之爲政則有道焉居之必廣也莅之必莊也蕪者治之塞者通之廢者舉之道存焉矣堂之建詎足爲公重而政事之暇豫多士庶民之胥附僚屬吏之交孚於此覘公治術之先務焉宜其始建而珍果適應其瑞也

天子之德亦我公之德也公既命我請以道珍名堂可乎公曰可哉遂爲文以紀落成之歲月納之于壁用示後之君子公名某字某康熙癸卯舉人

### 十二硯齋記

中書舍人江都汪君季角僦宅宣武門之右窮巷蕭然饅饀不繼君久病臥夢入廣庭得石硯一十二枚寤而作歌其友和之君因名其齋俾秀水朱彝尊作記記曰聚五方之人于京師各有所營畫之云爲夜形諸夢寐寤而詢之其可告人者寡矣古昔盛時以牛羊之牧其夢可獻于天子其降也得位夢棺得錢夢穢僅自喻于心已焉舉平生無不可以告人而夢寐則有難言者吾未見其可也君子之學貴夫內得于心而不外玩夫物羅十二石于前不見其多無之不見其不

足君豈惑于是與顧一身之盈虛消息通于天地感于事物  
蓋所好者存雖夢有難遽忘者悅之故言之而長言之歌且  
和之至以名其室焉列禦寇曰西極有人不食不衣以夢中  
所爲者爲實十二硯之有齋齋之有記君子以爲無不可也

匏齋記

匏之爲物其葉苦其蔓弱其形喙然非若瓠可以燔瓜可以  
菹世遂以無用目之然制爲器可以象天地虛其中可以受  
物截之則蠡窪之則樽剝以爲笙大者巢小者和挈筭而吹  
則爲衆音之長匏非無用也審矣當其秋霜既降喙然者堅  
水出其前略約之不施舫舫之不設揭者涉者厲者泝泗上  
者泝游下者潛行而泳者正絕流而亂者咸濡首滅頂是懼  
試腰以浮諸水則雖江湖可以無沒其有濟于人爲功甚鉅

今刑部主事德州謝若方山取以名其齋焉君質直好學所  
爲歌詩無懦響金清玉振若笙竽之悅耳悉中法度飲酒百  
觚不醉君之所以自託非以是與雖然殆有濟物之思焉夫  
二尺四寸之律取象于坎民之陷于法也如溺于淵覆育者  
虛其中以服念則深者可以綆出漏者可以祕塞壁置匏于  
河隨所溺而拯之車有時而漁舟有時而覆充匏之用無過  
涉之患而有共濟之功則凡經義之紛綸賓坐之論說得之  
一室而施之萬事者何莫非君之匏也于是其友秀水朱彝  
尊釋匏之義廣之作記書諸壁

秀楚堂記

長洲顧俠君築堂于宅之北閭丘坊之南導以迴廊穿以徑  
壘石爲山望之平遠也捐溝爲池即之蘊淪也登者免攀陟

之勞居者無塵埽之患曉則竹雞鳴焉晝則佛桑放焉於是  
插架以儲書又竿以立畫置酒以娛賓客極朋友兄弟之樂  
暇取元一代之詩甄綜之得百家焉業布之通都矣俠君乃  
夢有容愉愉有容瞿瞿一一十容色則殊或俛而拜或立  
而盱覺而曰是其爲元人之徒與將林有遺材而淵有遺珠  
與乃借鈔于藏書者復得百家焉未已也博觀乎書畫旁搜  
乎碑碣真文梵夾靡勿考稽又不下百家而元人之詩乃大  
壑之美恒爲有力者所占通賓客者蓋寡所狎或匪其人明  
童妙妓充于前平頭長鬣之奴奔走左右舞歌旣闋荆棘生焉  
惟學人才士著作之地往往長留天壤間若文選之樓爾雅  
之臺是已吳多名園然蕪沒者何限而滄浪之亭樂圃之居

玉山之堂耕漁之軒至今名存不廢則以當日有敬業樂群  
之助留題尚存也俠君築斯堂煥羣雅將自元而宋而唐而  
南北朝而漢悉取以論定焉吾姑記于壁用示海內之誦元  
詩者

### 六浮閣記

六浮閣在查山之陽具區浸其右六浮者一曰長浮二曰白  
浮三曰箬浮四曰苧浮五曰茅浮六曰箭浮其崇卑小大形  
殊或斷或續迤邐隈隩之外方閣之未成也嘉定李流芳長  
蘅過而樂之思以十千錢構草閣踞梅林之上寫圖以告其  
友兼題長句覬其經營而終不果也後八十年長洲張翁買  
此山始爲建閣且治生壙背阜面湖周樹石楠栝柏以爲藩  
閣峙其南當春梅放拓西牕俯視繁花百萬若密雪之被原



隰游人詫勝絕焉未幾翁沒翁子士俊從而補葺之有徑有堂有庖有廡於是四方名士牽拂相招來會歲在辛巳二月己未朔子登是閣觀漁帆出沒浦樹清疎山鳥喧喧拂簾鳴巨暮愛之不忍去遂留信宿士俊以記爲請將刻之坐隅子惟三命之說術者恒以動人然儒生不以為非蓋天壽通塞莫不有命焉至于山水之緣尤未易得處乎闌闌有終身不知丘壑之趣者翁生居吳北郭即元時師子林而井椽于山得無後艱之幽宅且建閣以表其勝則李君所願而不獲遂者翁克有之士俊善繼其志冀揚翁名于百世是翁之享于天者孔厚不可謂時命之不達也翁諱某字某自号松園老人其行義詳今禮部尚書同里韓公英所爲志銘及處士睢州田君蘭芳墓表

西陂記

宋之故城其門名見于載記者陽也盧也蒙也桐也橫也桑林也埵澤也埵澤云者埵以言闕伯之丘澤睢水也其地有蒲魚萑葦之利漁有村蟹有舍商丘末公懷童時釣游之所思築圃於是以其在郭之西名曰西陂顧未遑經始先定池館之目曰淶波村曰釣家曰緯蕭草堂曰和松菴曰芟梁曰放鴨亭各系以詩都人士屬而和焉圖之横幅者王山人暈也久而公之懷故土益甚則命禹鴻臚之鼎寫照作西陂魚麥圖取元結詩句冀歸老于江湖記之以文者邵上舍長蘅也公巡撫江南久簡以馭吏儉以示民

天子嘉其清德

藻舟所及每見益親歲在昭陽協洽 駐

蹕江天寺公入見請曰昔宋臣范成大居吳之石湖臣嘗履





焉樂之而不能去于懷也歲癸卯先生左遷山西按察副使  
治大同踰明年子謁先生于塞上時方九月層冰在川積雪  
照耀巖谷彌望千里勾萌盡枯無方寸之木相與語及倦圃  
山泉之深沉魚鳥之游泳蔬果花藥之蓊鬱情景歷歷如目  
前事先生抱膝低徊者久之嗟夫故鄉之樂人之夢寐在焉  
以予暫游者猶不能釋于懷况先生之寢處笑語其中者哉  
先生之門人周君月如工繪事爲先生圖之爲景二十於是  
三人各系以詩先生復命予記其事予嘗覽前代園亭山水  
之勝往往藉人以傳又必圖繪之工而後傳之可久若王維  
之輞川顧瑛之玉山百世而下觀其畫圖不獨想見兩人之  
高而其所與游如丘爲裴迪崔興宗下至素華于立盧熊鄭  
韶之徒覽者亦希慕之不已然則圖繪之作顧可少哉今先

生方欲任天下之重援斯民于飢溺雖欲遺章組之榮息影  
江湖之上以遂其所好蓋難幾矣是倦圃之所有山泉魚鳥  
蔬果花藥之樂先生且不得而私而予與周君翻得藉圃之  
圖以傳爲可樂也周君名之恒山東臨清人嘗爲江西參政  
罷官後遂移家江浦云

看竹圖記

寧都魏叔子與子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子將返秀水  
錢塘戴蒼爲畫煙雨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子亦  
返金精之山蒼爲傳寫作看竹圖俾子作記予性癖好竹甲  
申後避兵田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客游大  
同邊障苦寒乃藝葦以代竹旣而留山東見冶源修竹數百  
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垞叔子過予言金精之

峰十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橘柚皆植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蓋子兩人嗜好適同也珍木之產由兩葉至尋尺歲久而林始成又或萎于霜或厄于閏若夫竹苟護其本則末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勃然興起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叔子居易堂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吳越海內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于籜而驟于夫煙霄也文章之爲道亦猶種竹然務去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柯葉必異然則叔子毋徒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芷閣記

宗人琪從子學所居道南春同杵白飲同井兼珍以養母集

衆說以通經斷金伐木以求友而又樂善不倦爲勸于路誅茅編竹以棲餓人自我得琪庶幾同其臭味焉芷閣者琪讀書之舍也予既書扁且爲文記諸壁記曰芷小草也名義不著于詩爾雅內則以菝佩悅僅見之小戴記而已說文解字無芷文蓋與菝同義申之曰楚謂之離晉謂之藹齊謂之菝而玉篇詮葍字云芷葉即藹也當知音雖有四其義則一矣屈平楚辭篇二十五言藹暨葍者各一言芷暨菝者各五言江離者三由其志潔行芳斯取喻必及焉爾乎苟況有云蘭槐之根是爲芷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琪年方壯不自恃其質之美樂與友朋相切劘虛已以下之是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得敬業樂羣之助而無芳臭雜糅之患宜其有取夫芷以自託也閣居堂五之一縱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六  
橫十餘步坐客可六七人插架數百卷分列左右置酒肴以  
娛賓客為詩歌以道性情與夫羣雅之論說百氏之覽觀胥  
于是焉則凡謝其朝華而啓其夕秀何獨非芷之義與詩不  
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未有有之而不似者也琪亦庶乎  
可以自信已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六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六

記三

天津衛稽古寺重修藏經閣記

秀水 朱彝尊 錫也

佛之書入于中國其初四十二章耳其後盛于姚秦熾于梁  
大備于唐代興日繁幾與儒者之書相等縉紳學士靡然舍  
己所學從之而其徒復侈大其事鳩土木以為之宮飾朱丹  
為之桷誦焉則有拜跪坐起之容梵焉則有抑揚高下之節  
而又緇繩以襲之鐘鼓以宣之其所以崇奉之者靡不至自  
孝定皇后篤信其教命中使頒經藏于梵刹其徒猶慮未廣  
更梵夾為篇籍自是經藏薄海內外所在多有嗚呼使遇漢  
明梁武又可知矣天津衛屬京畿之衝城之西門有稽古寺

藏經之閣峙焉地近海多風飛沙晦冥歲未久閣圯浮屠含  
光者新之予檣舟道此登焉夕陽在衣風鈴錚然翔鳥上下  
爲之目曠神怡含光語予曰凡吾材之所需并稅之入升盎  
之儲積之累年始成焉憚閣之頽而經藏將失也今縉紳學  
士誦法周孔其于六經百氏之書舊聞放失往往置勿問而  
府州縣學或傾廢不治不有媿于佛氏之徒也哉浮屠之言  
雖非聖人所與而能崇奉其教以興廢自任若含光者殆亦  
聖人之徒之所進也遂爲文以記之

大悲院記

孔子歿百氏之學興其最盛者楊朱墨翟治墨氏之學者至  
分爲三其師說之不傳豈非孟氏闢之也與浮屠之言近乎  
墨者也墨之教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獨於治喪也以薄

爲其道爲浮屠者術乎慈其始去父母昆弟捐妻子而不  
顧詎非忍哉昔孔子不遇于時馳驅四方若微生畝接輿荷  
蕢之徒交訕其後而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痛哉其言  
也蓋吾觀于佛獨善彼所稱觀世音菩薩者推其願所至欲  
盡斯人而登之善其去孔氏之言不遠而大悲菩薩者彼所  
謂觀世音之化身也其手目之數多至八萬四千目必有所  
運手必有所執俾匠人一一肖之佛氏之教則然禪人世高  
結茅天津之衢夏以水冬以茗果施往來之人而予友曹君  
實司武備茲土捐俸錢繼之程工庀材築室三楹題曰大悲  
禪院而請記于予嗟夫舉斯世之人其可惻然悲者衆矣惟  
泯于無所睹聞則已試游目而觀其迷途陷溺目不能周手  
不能援者何限此菩薩之以大悲名也而況聖人之心哉曹

君勇而好文馭兵以嚴而養民也惠殆所謂可使治賦者也夫浮圖之言儒者疾之以其無預于世天下饑溺而不思所以救也世高用其師之說獨以大悲菩薩自託則豈盡無意于斯人者哉宜曹君之樂其人而信其道也

雲岡石佛記

雲岡之寺有十建自拓跋氏今之存者特其一耳石佛大者高七十餘尺小至徑尺斬山爲窟數十鑿佛數千軀架以飛閣凡客大同者必游於是予嘗再往游焉觀石像之怪偉退而作記按魏志世祖用崔浩之言毀佛像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土木宮塔莫不畢毀及浩旣戮興光和平之際爭立石像太和中西諸寺凡六千四百七十有八延昌之季僧尼所居積至一萬三千七百二十有七剝窮而反理數然也釋氏

之說如蠱之中人卒不可愈良醫者擇其可治治之有疾之者見方藥不效遂劍患者之腸胃必盡殺其蟲乃止患者旣死其同病之人未有不刺刃于醫者崔浩是已方詔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毀謂木有時朽土有時崩金有時燦至覆石以室可永無泐又慮像小可鑿而去徑尺不已至數尺數尺不已必窮其力至數十尺累數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壞使見者因像生感自謂極天下之智慮不知其陷于至愚也嗚呼周公仲尼之道感人千載之下者豈以其像哉雖然拓跋之俗習聞釋氏之說其敬信固宜非若漢明梁武生周公仲尼之鄉而沉溺異端者比也彼十六國之君殺人若割羊豕而佛氏倡好生斷殺之旨世主信之往往少回其殘忍之習是佛像之有益于當日亦事理所有也然則君子之排擊異端尤



當揆世之理亂彼持論過激豈吾道之幸與夔州李先生者好爲古文辭素擯佛又與予同游雲岡者也遂書一通寄之

應州木塔記

軒楹臺榭廣墀複宇游觀之勝苟作非其時侈過其制則春秋書之太史紀之故雖王公之尊不敢輕役其民至浮屠之宮竭天下之民力奔走恐後世莫有議其非者吾不知其故也彼其師以虛無寂滅爲教視支骸爪膚爲不足惜而崇奉其教者顧必范金以像之築宮室以棲之非大惑與然山川城郭必有升望降觀之地惟浮圖之制崇高累級出軒楹臺榭之表足以曠覽形勝所在登高明而遠眺望感時賦詩則又君子之所不廢也去應州治西北百步有釋迦佛塔建自遼清寧二年上下以木爲之其高三百六十尺州居絕塞之

衝土風苦寒無良材珍木之產一木之運百車牛乃達蓋遼之君臣恃甲兵之武貢獻納于宋金繒所入動億萬計宜當日成此不難也遼史載道宗即位初詔求直言亦嘗有志經國者迨乎晚節崇尚異教一歲飯僧至三十六萬人一日祝髮至三千人嗚呼侈心有漸皆是塔啓之也已土人指予簷端大字凡八係長康二陵駐蹕時所書其一時游豫猶可想像得之然則登是塔者不獨盡覽山川城郭之勝而盛衰之故又可感也遂相與賦詩記之同游者三人山西按察司副使前戶部侍郎同里曹公溶江西布政司參政臨清周君之恒汾州推官大興孫君如銓而鏡予文于壁者知州事蓋州傅君登榮也

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記

古之典籍方冊焉而已不及百名者書于方百名以上書于冊編用韋摘用鐵書用漆有燔燼之虞而無遺棄之患逮後易以繭紙隄糜書以不律杵頭軸子人知愛惜自長興鏤九經于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聖賢書誠厚幸矣既而史記兩漢書文選皆付雕造諸子百家次第皆有官則儲之國學民間則吳蜀越閩悉能摹印而閩之麻沙崇化二坊翻刻流傳日多士子得書易而怠心生又科場定制經書各有專門程子朱子胡氏蔡氏陳氏諸家而外帖括罔敢逸出於是經書義稍有異于諸家者多束而不觀至于士子揣摩時文是習坊間選本盈屋充棟人之意見各別非所好者土苴視之或覆醬甌或糊蠶箔至若京師五方所聚一有委棄輒溷于糞壤中士大夫既未克培之車塵馬足之下而往來行子

計慮所不遑及故必藉蕭閒寂寞之人昕夕司之庶事不費而收之也博宜莫如沙門氏南泉寺在三里河橋之東康熙十有七年夏予策柴車應召舍于僧廬有禪上人者衣衲衲持頃筐拾字紙于道月之朔望輒焚之越三載結數椽于文昌閣下扁曰惜字林貯之有庫焚之有爐來請予作記噫自宗乘分爲五葉參者期于頓悟漢晉以來所譯梵夾且委之蟲鼠不顧而何有于廢紙則上人之捃拾非專代儒家爲之亦所以自爲也雖然吾觀上人之勤鐘鳴必起偕其徒陳梵夾于堂展緇繩而宣之以魚鼓若是乎主于敬焉由一寺推之則西域古先生之言其徒儲藏猶謹而上人所捃拾終代儒家而勞其心力也已因記落成歲月于壁

唐朱邪府君墓銘石蓋記

丁未之秋自代州復至大同將次應州避雨馬神祠下前有  
施食臺刻石列八卦于旁又書二十八宿字心異焉俾從者  
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銘蓋  
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則其蓋也考後唐家人傳  
無官汾州者惟明宗之父電嘗贈汾州刺史見冊府元龜又  
葬于應州其爲電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  
爲子不知其父冒姓朱邪者久矣後明宗即位謚其考曰孝  
成廟号德祖當其時祠官之守春秋之祭山陵之封土必崇  
孰意爲人所發千載之下并石函亡之而僅存其蓋也乃言  
于按察副使曹公徙之于州學而爲文記之

游晉祠記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

興安王者歷代之封号也祠南向其西崇山峻嶺山下有聖  
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  
注于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壺之山晉水出焉  
是也水下流會于汾地卑于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  
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  
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  
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  
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平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  
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  
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  
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  
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

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  
香泉冽灌木森沉儵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  
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  
風眼眯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  
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勾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  
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  
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  
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  
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爲之記不  
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爲後之游者告也

風峪石刻佛經記

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

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內環列  
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旣久虺蜴居之雖好  
游者勿敢入焉丙午三月予率土人燎薪以入審視書法非  
近代所及惜皆掩其三面未縱觀其全也由唐以前書卷必  
事傳寫甚者編韋續竹截蒲輯柳而浮屠之言亦惟山花貝  
葉綴集成文學者於時窮年筆札不能聚其百一難矣石經  
肇自蔡邕歲久淪缺至唐鄭覃周墀復勒于京兆後唐長興  
中始更傳寫爲雕印舍至難而就至易由是書籍日以盛顧  
世之學者忽其易反或束而不觀何與豈其所謂日盛者乃  
其所以衰與北朝之君臣崇奉釋氏故石刻經像在處多有  
予友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誤墜崖谷見洞口石經林列與  
風峪等皆北齊天寶間字而房山石經刻之自隋甚矣其法

之蕃熾也。今佛宮所棲少者百人，多至數千人。然通其言者，率以語言文字爲無用。見講說佛經者，往往鄙置不屑。嗚呼！佛之說雖戾于聖人之言，要皆彼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旣用其法，盡棄其先生長者之言，果何如哉！九經之文在西安府，學儒者雖不能盡觀而得之者，咸知愛惜。至風峪所藏其徒，雖繁莫有顧焉者矣。是則釋氏之無人不尤甚于吾道之衰也。夫傅山聞之曰：然遂書以爲記。

### 西山碧雲寺記

西山佛寺百數，多建自內官。其最閎麗者曰碧雲寺。因山下上築臺殿，金碧露松栝之表。其北內官墳墓數十，鐫石爲闌，窮極纖巧。翁仲羊虎夾侍，墓碑林立，其文俱宰輔所製。中立穹碑二具，書總督東廠官旗魏忠賢爵秩游人每畫灰于壁作

憤詈語。寺僧輒塗去，灑埽惟謹。過者徒有歎息而已。方忠賢擅政，建生祠立碑者，徧天下，固無足責。迨刑書旣定，執童子問之，鮮不以黨逆爲恥。見其姓名，踏石破碎之，惟恐不速地僻，遠無存者。而茲山近在輦轂，顧兼謙魏廣微之文，大書深刻，獨得不去。則以忠賢雖敗而闡寺力護其類，至其尸已戮，其族已徙，復樹碑立冢，有非法禁之所能懲者。然後知小人流禍未有酷于闡寺者也。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夫身爲宰輔，其地不爲不峻，必先假之以顏色，而後小人得邀其文章，秉謙輩不足數。顧中人以上，亦爲之諛墓，何與浮屠之教背棄父母，殄絕宗祀，內官樂其相近，捐無用之金錢，顯爲邀福于佛陰，令其徒守冢，寺僧藉以衣食，遂甘爲所愚，而洒埽無廢可憫也。嗚呼！士君子立朝務明周易之義，毋爲小人

所狎而輕假以文章要在嚴之于始斯可矣

### 登嶧山記

嶧山上下皆積石間不容趾小若拳大若堂房若鬼工所運而驚濤駭獸之突于前也山遠近草木不殖然嶧陽孤桐載在禹貢豈以其生之不易故貴之與石質麤惡游者鑿姓名于壁未及百年輒漶漫磨泐不可辨識李斯篆其不存于今宜也按詩言保有鳧繹釋者謂繹與嶧同鳧山在今嶧縣縣雖以嶧名山去縣二百里在鄒縣之南杜預以為在鄒縣北蓋縣治之徙久矣山徑坳圯無燕憩之所以是游者特少然升高遠望風檣煙浦出沒百里之外於以覽神禹之迹笑亡秦之愚足以增慷慨慄豈必林木鬱葱臺館高下然後為名山也邪同予登是山者四人巡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

御史宛平劉公芳躅增美公弟芳永大年河間府推官大興牛裕范式之歛人汪之魴于鱗登其巔者公與之魴暨于也

### 澆泉記

宛平劉公巡撫山東之明年于廳事西北掘土深二尺有泉涓涓出自穴從而濬之又二尺其廣倍焉甃以甃養魚百頭清可鑿髮公顧而樂之語其友朱彝尊曰是宜何名曰爾雅水自濟出為澆其澆泉乎記之曰天下之水源激者流必清源濁者流亦濁然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則衆水混之也航于下流者見其濁以為河之性然彼徒窺其末而未窮其本則謂之濁也固宜為政之道亦若是而已吏至廉也為之賓客者苟萌營利之心惑于視聽則混之者日至源之清濁流亦異焉今公既能潔已于上賓客咸以

公之心爲心若泉之在甃纖塵有所不納雖極而至于大小清河而入于海無非清者矣公曰百哉子其書之以告後之居是邦者

### 重建屯溪石橋記

浙江之源是名率水由武溪東北流合漁亭榔木二水經齊雲之麓夾溪入焉東過珠里越隆阜至屯溪其西南五城之水注月潭度閔口納高視之流達黎陽黎陽者南朝之廢縣治也東北之屯溪匯于率口或曰孫吳時毛甘屯兵萬戶于是故溪以屯名或曰程忠壯王靈洗之所保也故其子姓多率口居蓋自率水東至于瀾爲瀨四十有七灘三百有六十濬流驚急至屯溪而平土人乃築石爲橋以通行路創始于明嘉靖十五年歷百有餘歲民安其利康熙丙辰橋圯率口

程翁子謙出私錢獨任之先後費錢六百七十萬閱二年橋成又十七年再圯翁曰橋之不固是吾過也遂以丁丑之秋復事興建仍獨任之橋未成而翁沒其子戶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岳繼翁成之匠石之費幾倍工既竣介珠里陳君景請予爲記予嘗考之周官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掌固以時修之而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其不及橋梁者非義有所遺也蓋五溝五涂莫不有梁焉故爾雅曰隄謂之梁春秋傳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孟氏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凡西北之水其勢奔迅一失故道則陵谷變遷石橋之利無從興民之病涉者衆迨冰始合乃克斬木成梁春冰既泮

輒復漂去如孟氏所云必每歲更作之若新安江水其清見  
底流冷落漾可洄可游然谿流既廣梁非石不久蘭舟竹筏  
齊出其下陸則車徒之擊互茶綱紙戶交于五達之衢易之  
以木則易壞易壞則行者病歲事更作則居者勞城郭溝池  
樹渠之固將失其險然後知翁濟人之功經畫之計爲遠且  
周也今朝野之士往往守楊氏爲我之學君臣父子兄弟之  
間事輒相諉其于處世之術則工矣任重之謂何使居其鄉  
者皆克如翁之用心不私其財恒以濟人爲念推而邦國天  
下何利之不可興而害之不可去昔之人所以貴夫任天下  
之重者蓋由是矣翁以子岳貴封朝議大夫戶部江西清吏  
司主事嘗捐金置府縣儒學田葺明倫堂築率口上流沿溪  
石堤建宗祠修族譜樂善不倦其爲德鄰里匪止兩建石橋

而已

### 古南禪院重建方丈記

方丈道家之山也而釋子以名其居本諸維摩詰也大江以  
南僧寺宏麗者必有方丈歷階而升設師子座于中植杖其  
右凡宰官之參禪諸弟子之問法必於是焉書其言以爲語  
錄鐫諸木以衍宗傳猶儒家之有山長書院之有講堂也明  
自萬曆而後五燈似續各有其人臨濟一支尤盛牧雲禪師  
者舍宏麗之地來居嘉興縣梅會里之古南院安禪賦詩所  
居方丈不盈一丈止水一泓稚竹數挺足以濯巾餅挂塵拂  
雪霽扶杖以觀月明挈舟以翫恒蕭然物外焉師旣逝師之  
弟子懸厓亦逝而主是院者無力鳩工院日以圯懸厓弟子  
岷源居武康采茶燒笋集山資以自給里人迎之主院事不



數年闢松門廣菜圃舉凡房廊庖湑靡不畢治又伐木于山  
取方丈之址恢拓之南牕北戶丹粉一新四方之打包持盃  
至者咸歎息服其幹略工既畢而岷源之力殫矣竟以疾謝  
世歲在屠維赤奮若年饑予偕里人爲粥于路以活餓者日  
坐方丈布施因其徒之請作壁記嗟夫人生居可爲之地或  
有所不爲至于力不足以有爲事有不得不爲者則有志者  
盡心力爲之終以勿悔斯恒情之所難君子有取焉用告後  
之居是院者牧雲諱通門嘗熟人懸厓諱行筏岷源諱超濬  
俱梅會里人

白玉盃記

予自大同轉客太原留布政司王公官解時歲在丙午客有  
述定陵遺事者云吳中有貴公子周姓逸其名家有美玉俾

工治作杯玉色粹白旁有赤文九工琢之爲盤螭既成裝以  
雷錦盛之櫝將自郊關以入周氏子慮城闐輒石之或墜也  
緇布于木由女牆升降張燕會賓客或進曰人不目子爲周  
九癡乎今玉工乃刻盤螭九是以子爲戲也周氏子大恚太  
監孫隆聞而購以五百金進之御顯皇帝愛玩焉每夕必舉  
以飲及李自成陷京師杯流傳人間今失其處矣公曰我所  
藏雖遜之然其佳者亦未相遠也子請觀之公乃越日具酒  
肴發箱筥若數者一若匡者二若癸彝者一虛彝者一若卣  
者三用以合卺者四若匱者六杯卮各五強予一一飲之予  
曰是烏足以擬客之所云公曰未也于是別發所藏玉爵一  
色白以周尺度之其崇九寸趙康王所以燕賓者也玉杯一  
色白黃螭抱其耳以脣下飲尾貫于足公之王父爲兵部尚

書定陵之所賜也白玉盃一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徑七寸舉以映膏燭皎若冰雪有黃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者也予狂喜連引滿遂大醉盃及于石案有聲頽然隱几臥坐客色駭亟持盃奉公公笑曰子誠小人盃為好友所賞即碎庸何傷先時公同官有願以千金易之者公不可至是以予之愛之也俾留書屋且命廚人月致桑落酒二甕踰明年有督府總制山陝西軍務索公賂十萬公不能應為所劾落職歸後三年予遇之京師詢之則玉盃杯爵皆鬻之大賈又五年予奔喪經廣平公出郭相慰唁時公已病又三年予復至京師傳聞公已歿富平李子德嘗訪子太原其後數從公飲會亦以應召至相對南泉僧寺翦燈話舊事感知已之不再不禁泣然之出涕也遂書以為記焉公諱顯祚字湛求

先世棗陽人其為兵部尚書諱一鷄者始徙家廣平之曲周云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七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八

題名

橫山題名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自梅花溪達橫山十五里而近予徙居溪上凡七年始一至焉上有顧逋翁讀書臺翁詩所云遙向雙峰禮磬聲者是已同游者周篔青士繆永謀於野鄭珮隨始沈進山子也山雖小有岡有岫有章有隆有堂有密有屢屨有潭有埽塞者可闢為徑高者可升為臺其下多民居守望可以相助乃與四子謀結鄰於是而皆無其貲也登舟張然聊書于壁姑以俟之異日焉順治十有二年歲在乙未十月既望秀水朱彝尊記

尊記

題柯山寺壁

佛生乎西域猶夫人爾乃其徒以漢明帝夢見丈六金人遂謂佛身丈六入諸本行經暨阿育王傳若柯山石像長更倍之此聖教序所云四八之相也蓋自象教既東浮屠專眩人耳目范金雕木慮有時而爍爭斲山骨肖之以予所聞石象高一丈六尺者北涼沮渠蒙遜所造也高一丈八尺者長安普賢寺涼州瑞象寺晉州靈石寺彭城宋王寺也高三丈者宜州北山寺也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者新昌石城寺也至于并州童子寺高一百七十尺北谷開化寺高二百尺漢嘉之象千尺黎陽又加大焉尤可詫異者矣梵夾因而傳會其辭稱毗漣尸佛長六十由旬尸棄佛長四十由旬毗舍漣佛長三十二由旬拘留孫佛拘那舍牟尼佛俱長二十五由旬迦

葉長一十六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唐咸淳中高宗于上都龍門山陽塑佛像高八十五尺武后助脂粉錢二萬貫大足初后于白司馬阪造大象費錢一十七萬餘貫特出愚婦人之見而新昌石象錢武肅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其孫倣增鑿二菩薩夾侍亦崇七丈昔賢有言此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不亦可傷也夫是日偕游者山陰祁理孫奕慶班孫奕喜敷奕儀誠孫奕明順治乙未暢月布衣秀水朱彝尊書

楊歷巖題名

楊歷巖去南雄府治二十里嵌龍祠于崖半瀑短而流長石黝而沙白有灌木無濃花以是游人罕有過者順治戊戌予歸自南海將踰嶺太守平湖陸兄世楷咸一留予解北西夾

亭積雨翻盆三旬不止五月朏曉起覩日出迺聯騎入山循梯磴入祠憑闌眺聽俄而酒榼至相與下坡標吏人林外踞石而坐杯行久不知日之西馳也當太守兄之官日楊明府自西知高要縣事期予同往兩舟共泊蒜山之麓太守語予五千里長路必有山水絕勝吾黨足以留連酬和是晚北風甚烈揚帆拔矴兩舟齊發次日行八百里或先或後槩不相及迨抵南安驛始相值焉蓋合并之難若是今者獲探山水覽清和之霽色聆飛瀑之清音且坐無惡客可以賦詩小雅言之矣爾酒旣旨爾肴旣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於焉相顧而笑各成古風一篇并書歲月姓名于龍祠之壁

烏江謁項王祠題名

順治十五年夏歸自嶺表江行望見采石將近矣爲疾風引

去泊舟烏江口訊之土人項王祠所在答云三里而近遂與同舟魏子登岸半塗潦水限之因褰裳並涉遥睇平岡灌木知是王祠入門則殿已被焚徙神像粟主于廡下王之塑像東向面深赤范增龍且左右夾侍且亦面深赤拜訖過亭基瞻王石刻遺像圓袍短幘廣額豐頤宋人所摹勒也道士出延客問以古碑答向有唐姚闢李德裕等南唐保大年碑今已無存因言金海陵師渡江卜瑋神前不許海陵怒將縱火燔廟俄有大蛇出梁棟間廟後林中颺颺聞戈甲聲迺止迨崇禎乙亥流寇陷和州掠烏江忽陰霾晝晦四野若列屏障寇不敢犯而退蓋王之英爽塞天地間理固然爾道士又言去此祠三十里即陰陵故道有虞姬墓墓前有祠村氓祈子者率禱祠下必插花以識之惜日已晡不果往乃還六月幾

望秀水朱彝尊書

重游晉祠禊飲題名

康熙丁未三月三日永年趙湛秋水秀水朱彝尊錫鬯桐鄉孔興雋子威修禊祠下酌難老之泉采長生之蘋網魚于淵沽桑落于市相與聚飲溪亭之上留宿朝陽之宮旣旦感後會之難期重念此樂之不可泯也乃縶馬于林紀同游姓氏于壁彝尊記湛書

卦山題名記

卦山去交城縣西北五里連峰夾澗若卦畫之相錯陰陽乖合不可端倪山以是名陋者增益其文曰萬卦山而卦之義反以數窮矣丙午之秋予與同里包銘登是山觀唐支高李玄穆所撰碑記及貞元元和中陀羅尼石幢日將暮風雨驟作乃留宿僧舍曉起登峰以望白雲逢瀾漲柏谷下視城郭出沒霧中若方艦之浮于海午霽下山因書來游之歲月于壁包子歌曰繫子馬于城隅子攬子祛于山幽微子之書于後之來者夫孰知子之偕游子不復和也

崛囅寺題名

崛囅寺在太原府治西三十里亂山中間其地與竇鳴犢祠相接思覽其故迹丁未二月望王公子千之期予偕游時河水始泮輿梁尚存相與並馬入山寺寺久圯不治荒榛叢棘充塞于崩崖臥石間鐘魚寂然惟一二病頭陀補衲簷雷下詢之則去鳴犢祠尚遠遂不果往日亭午僧廚乏稻米炊黍以飯千之命童子沽酒行五里得燒春乃還注之僧盃兩人對酌千之問崛囅字義予謂其初必無偏旁疑村夫子強加

之郭忠恕有言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俗書滋謬二語盡之矣飲半酣題名寺壁而返冀後之游者觀焉

### 蒙山訪碑題名

山西按察副使整飭陽和道同里曹公溶以公事留太原借予櫪馬俾訪金石刻文字因出郭抵晉祠夕宿朝陽觀晨起道士引一壁叟至謂善搨碑乃攜之行取道風谷嘗考北齊書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又唐創業起居注煬帝于樓煩置宮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又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是則風谷之名著于載紀久矣胡三省注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謂風谷當作嵐谷諺云南人不識整屋其類是與壁叟語予蒙山多石刻乃往求之

馬行碎石中將至見厓岸多以斷碣壘砌大率比丘塔銘及陀羅尼幢也入開化寺有穹碑戴額乃蘇禹珪撰寶嚴閣記碑後具書開運二年興邦佐命忠力保定功臣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北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太原尹上柱國北平王食邑一萬三千戶實食封二千二百戶劉知遠立石合之五代史帝紀相符按樂史寰宇記蒙山上有楊忠墓碑隋文帝追謚武元皇帝今已亡之或壘入厓岸中未可定爾是日也由風谷登天龍山轉入蒙山題名寺壁拓北齊碑二五代十國碑各一還以贈曹公

### 胥山題壁

嘉禾四望無山近府治者胥山一篲而已歲在己酉孟冬偕

同里周員青士沈傅弓武功汎舟魏塘聞鐘聲取徑以入有  
僧舍棲石壁下天將雨非無膚寸之雲焉予謂二子曰爾雅  
釋山文小山岾大山峘言乎小者高過大者也大山宮小山  
霍言乎大者圍繞小者也小山別大山鮮言與大山不相連  
屬然則茲山也其別之謂與至元嘉禾志稱一名張山則胥  
山之名未必出于古而山有磨劒石傳是夫差遺迹又有石  
龜凝望涇水有赴壑之勢或見其潛行命工鑿傷一目殆村  
氓傳會不足信也宋隆興中山為李氏所有既而或請于朝  
隸諸郡學其後鄉人陳氏結書屋于此今為巨室葬地所存  
僧舍殆即書堂故址爾二子語予山不在高當以少為貴吾  
子行萬里難得故鄉之山游焉是不可不留題也因相與聯  
句為詩兼書以示後游之君子

題歷下亭

康熙庚戌五月既望泛舟蓮子湖眺北極臺時菡萏始舒熱  
風未甚循湖而行求七橋故址俄而雨驟至復乘舟登歷下  
亭與客縱飲既霽泉泠泠注亭下有魚自賤泳躍入階除童  
子烹以侑酒蓋客濟南二年矣乃得一醉茲亭焉

西山祕魔崖題名

秀水朱彝尊錫鬯嘉興李良年武曾吳江潘耒次耕上海蔡  
湘竹濤自翠微山來登是日疾風揚沙夕陽在嶺僕馬憊甚  
相與摩挲故碣覽二龍子遺事徘徊久之後日入乃返時歲  
在辛亥正月九日也導予游者退谷僧瞻西

京師西山弘教寺題壁

都城西山弘教寺傳是正德間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澗過



澗壘石爲門題曰道統門石殿三楹上琢三皇五帝三王像  
左鑿周召孔孟諸聖賢右鑿周程張朱諸儒像別一石龕以  
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鐘虞干戚錢鏹弁裳之屬左龍馬  
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龜龜甲四十五數如洛書東堂  
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子曾閔以下若干人按元史泰  
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  
寺寺賜永業當時已号虛費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觀晏忠  
祠石像禮器制度渾朴不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  
無分別疑寺即宣文弘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金  
華姜應甲詩云空山石祠堂落穆跨深壑肖象古聖賢高下  
坐淵漠殿墀列龜龍如出自河洛煌煌先儒語所爲忠孝作  
性理累百卷題壁見大略歷覽感吾心人傳晏公鑿厥志在

尼山高邈得所託媿哉彼檀施覺血塗丹腹慈谿馮元舒詩  
云嗚呼晏常侍石室存道統上象皇帝王其左周召孔宋之  
四大儒一一接其踵我我殿三楹象皆刻石奉四壁龕龍者五  
分標五經總古人所未聞此是我作俑倚彼何人斯卓哉儒  
者勇兩君竟以是爲忠所鑿矣祠堂列聖賢象始于文翁踵  
于趙岐若司隸校尉魯恭荊州刺史李剛從事掾武梁祠皆  
有之不得云作俑也

題福州長慶寺壁

長慶寺在荔支林中樹高五六丈者四百餘本壬子六月偕  
歛人鄭理曉行城下遠望初日浮林端青紅如覆重錦旣至  
土人方緣樹采摘納之于筐坐僧舍俟之人各啖百顆亭午  
飯僧廚日晡乃去世之品荔支者不一或謂閩爲上蜀次之

粵又次之或謂粵文于閩蜀最下以予論之粵中所產挂綠  
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  
廣南州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  
書之壁用質之知味者

鼓山題名

鼓山去福州府治東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歙人鄭瑄乘  
竹轎往游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既而行松陰  
三里達湧泉寺寺勅自梁開平二年閩王審知所建延國師  
神晏居之入門山僧迎客飯香積廚尋挾之出探靈源洞下  
巖磴數十級中裂一澗跨以石梁下視之水山僧語于此喝  
水巖也國師安禪于是惡澗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涸予  
爲悵然旁多宋人題字有徐錫之者刊詩于石云重巒複嶺

鎖松關只欠泉聲入座間我若當年侍師側不教喝水過他  
山辭頗清拔先得吾心言之矣鄭子登前劣峰予納涼僧廊  
日既暮留憩廊下愛青松架壑信宿乃還用茗帚拂塵題名  
于壁

房山北砦題名

康熙癸丑二月之望自上方山麓策馬折而西至北砦雙崖  
如門琳宮梵舍對峙左右老樹欹斜交蔭澗谷寒葉盈尺人  
行簌簌有聲流泉三疊鳴空山中注而爲池土人誠勿濯手  
濯則龍怒雷電且至緣仄徑而上飯于僧寮遂埽壁題來游  
歲月同游者宛平二劉先生芳躅增美芳詰宣人涿州馮源  
漳子湛華亭錢柏齡介維

洞霄宮題壁

由餘杭縣郭坐筍輿歷九鑠山三十里而近又十里至大滌  
洞天洞有紹興中游人題名路轉皆巖石輿丁言是歸雲洞  
也要無徑可入乃詣洞霄宮宿焉是夜有虎臥宮前松樹下  
道士見之問心悸否荅云此虎仙人郭文騎以買藥不啞人  
曉聞擣藥鳥啼灌木起洗面尋石齋黃公書院午飯道士山  
房觀鄧牧心所撰大滌洞天志南渡以後提舉宮觀諸大臣  
槩未之載予以爲闕典故士固請予具書姓名予老矣假我  
數年思稽舊史以補鄧志之闕遂應之曰諾康熙癸酉九月

靈隱寺題名

靈隱寺晉咸和初沙門慧理建前有飛來峰理公巖冷泉經  
其下西出合澗橋分流入僧房叢篠中巖上下多鑄佛象土  
俗相傳謂是元僧楊璉真伽所鑿蓋本于夏時正府志非也

象教自漢孝明帝時流入中國終漢之世凡宇內墓門石闕  
刻鏤先聖賢孝子列女未有鑄及佛像者至晉始有之潛說  
友撰臨安志在宋咸淳年此時楊璉真伽未至江浙行省志  
中載寺有梁簡文帝石像記又據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  
慧理宴息其下後有僧于巖上周迴鑄小羅漢佛菩薩像然  
則飛來峰石佛唐以前已有之審視厥狀或削奇古望而知  
爲六代遺蹟今煙霞洞羅漢六石屋羅漢一百一十六要非  
吳越以後工人所鑿土俗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康熙  
辛巳三月同游七人長洲顧嗣立俠君秀水朱彝尊錫鬯杭  
州馮念祖文子吳陳琰寶厓顧之挺搢玉周崧層巖汪日祺  
無已期而不至者蕭山毛奇齡大可也

南屏題名

小長蘆叟樣舟雷峰之下自塔術杖藜詣壑菴同里戴生錡  
從循磴道躋丘岑覽觀磨厓隸書家人卦語生曰此南屏也  
咸淳志南屏山在興教寺後上有石壁若屏障然此山之所  
由名也自開寶五年吳越王建寺曰善慶太平興國更額興  
教寺有齊雲亭清曠樓琴臺楊廷秀詩所云清曠樓中夕眺  
間是已又有魚池故東坡居士訪南屏臻師詩我識南屏金  
鯽魚重來撫檻散齋餘今壑菴前池尚存疑即種金魚舊蹟  
又謙師妙茶事居士亦贈之詩有道人曉出南屏山來施點  
茶三昧手之句迨宋季亭樓俱廢而南屏晚鐘猶列西湖十  
景之目焉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吳自牧夢梁錄皆云石壁  
刊字出司馬溫公筆獨周密謂是唐人遺跡後入于石旁刊  
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家有宋鑑稱紹興六年十一

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朕有五卷日夕  
置座右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  
字而已今磨崖所刊家人卦後雜以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至舉而措之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  
得焉百九十七言合乎宋鑑所載當是諸大臣聞思陵面諭  
請刊于石者此王參洧詩有云涑水崖碑半綠苔春游誰向  
此山來也又張榘應天長慢詞其詠南屏晚鐘云翠屏對晚  
鳥榜占隄鐘聲又斂春色幾度半空敲月山南應山北皆指  
興教寺鐘云然而今人多以淨慈寺後峰目為南屏誤矣戴  
生曰夫子曷紀之乃具書本末于壁

羊石山題壁

竹垞叟留山陰舍莫氏之居客有道羊石山之勝者莫君乃

治酒榷挈舟以行達乎山麓偕游六人升高丘以望求吳越  
王鏐遣游奕使崔則防守故迹而土人莫有識者矣山有石  
如羊故名村民以斧斤開鑿不審自何年始今者為宮為霍  
為岌為恒靡有不遭斷伐者於是窪以為洞瀦以為潭象佛  
形軀闢徑以導游人入覽觀既周相與把琰山神之祠叟  
乃言曰天生民而因地之利三壤則後來耜所及天下無不  
耕之土不耨之期矣自堪輿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始多  
禁忌謂有神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凶神二百有二十數且  
倍之以凶配吉故夫吉日鮮矣兼以司天者頒曆首圖年神  
方位于前又注不宜動土于甲子之下然則土必選日而後  
可動邪試觀茲山之左右前後結屋以居者百數而伐石之  
工不休相其村落室家胥慶未嘗有餘殃焉是青烏鐵帚之

說均不足信也已僉曰然叟乃濃墨大字書其辭于新鑿之  
石壁時康熙丙子九月既望

爰山題壁

予避地梅會距爰山一十三里居未定南至于端州西北窮  
乎雲朔東放琅琊茲山在戶牖之外歷四十九載未之游焉  
歲在丁丑九月九日期譚十一給事兄踐登高之約舍舟而  
陸杖藜偕行山高僅二丈逶迤七百步上有銅棺冢道士爰  
基尸解葬焉遺井尚存傳是基所鑿也石皆赭土人伐以繚  
垣歲既久山失其半惟一僧舍獨存拓北牕灌木一林葉未  
黃落寺僧掬新粟以進猶帶芒蝟取其實嘗之味若巖桂之  
始花然當元之季貝助教瓊來居千金之圩暇與比鄰諸子  
燕飲於是其後入為史官分教中都胄子恒思此樂之不易

得見諸吟咏今給事暨予已脫朝簿歸田敝車小舫縱吾意  
所如而莫爲之限且天假以年老而不學分寸之陰皆可惜  
曷不各載書卷留寓茲山相與辨析古今疑義別其是非用  
示後學此亦事機不可失者也給事曰弟之言然迺分書于  
寺壁下山

包山寺題名

康熙甲申三月朔暨同里沈秀才自林屋洞門扶杖步至神  
景觀坐笨車尋包山寺將至行新松林下約千餘本徑盡而  
寺門見石梁覆澗水流涓涓不絕門左有唐會昌二年僧契  
元書碑契元名不著于書史而楷法端麗在顏柳之間記成  
都雍博士陶有送契上人南游詩即其人也讀未畢山僧出  
迎乃齊入方丈汲沙泉烹茗良久出寺載讀會昌碑思以

硬黃搨之不得也包山之寺相傳建自梁大同年茲碑立寺  
門歲月已久顧歐陽趙曾諸家博搜金石文未著于錄則以  
地僻在太湖中故聞見有所不及然自茲碑既立之後祠部  
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有詔  
山野招提先毀五年七月浙西東道止各留僧二十人乃茲  
碑不踣則亦以地僻存焉爾獨怪王文恪輯震澤編削而不  
載後之修具區志者遂遺之不可不補其闕焉偕游六人錢  
唐馮念祖武陵胡期真秀水沈翼導予游者吳縣徐上舍惇  
孝惇復及弟天秩也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八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九

碑一

東甌王廟碑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豪傑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所不堪卒自奮于當世論者徒矜其勲伐之隆至心跡之微隱而不彰者多矣張良之于韓田橫之于齊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期于報讎雪恥而已若夫封留王齊豈以是為榮哉予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海王之事其報讎雪恥無異良橫之所為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橫銜悲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僅以趙佗梅鋗之屬視之也歲在癸卯予游永嘉乃得謁

王之廟于縣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于文紀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于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爲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鄱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号東甌王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八國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芮閩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王之國楚實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爲楚將安知覆越者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于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

不散以瘡痍未起之衆馳數千里犯強虎狼秦及漢軍垓下黥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國恥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懷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離瑣尾英毅果銳之氣百折而不回歿爲明神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以詩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焉辭曰  
芒芒禹迹無遠弗屆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子夫餘封越少康之支子至于勾踐遂霸江淮子鼯與不壽世載更子翁翳之侯及無疆子師覆于今其亡忽兮或君或長海濱是窟兮七世維王旣訕乃伸兮地雖秦郡人越人子函關旣入拯羸酷兮復會于垓殲楚族子國恥旣雪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齡子維甌之鄉王所涖兮秩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尊有壘子枇杷橘栗桃李梅子維王之來樹兩旗子何以送



之工用謳兮琴瑟笙竽筑坎侯子維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  
歌倡子我舞洋洋子黍稷維馨籩豆大房子千秋萬歲俾樂  
康子

開化寺碑

搏土以為神傅以彩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縶白馬于前  
曰文昌之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為宮刻桷  
丹楹旁三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栖文章之神号为帝君  
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文昌之祀非與曰何可非  
也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  
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班固漢志謂五  
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  
此文昌之名也書曰禋于六宗孟康以為星辰風伯雨師司

中司命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兆四類于  
郊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  
漢律曰祠祇司命此祀文昌之見于傳記者也若今帝君之  
名特出于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之帝君  
得以進退其柄由是海內爭祠之至徙其像學官與孔子並  
居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屢降于世必為王侯將相其  
可知者在周為張仲在晉為涼王呂光五代為蜀主孟昶子  
嘗怪其說以為帝君既能以文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  
迥異下土之才闡天地之大文以垂教于世乃張仲者世遠  
勿論若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譏其不  
好讀書則于義何居焉吾知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  
而今之号为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

人則司祿亦無事于文矣使夫天下之士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雖然其祀於學官則舛也原道士之說所以夸大帝君者不過欲撼我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君司之孔子不與焉陋儒不察于理遂從而祠之學官神之靈豈安于是哉開化寺者大同之士人別築以奉所謂帝君者也其堂室之制不庠不修視世之崇祀者不改于度宜神之安于是焉子悲夫世之人徇道士之說未暇究文昌之名義又感流俗並祀學官之非而大同之人獨得也既為之文復綴以詩曰倬彼文昌帝車之次觀象于天戴筐是似稽古肇祀司命司中維今之人司祿是崇有嚴賴宮釋奠孔子雜祭于祊匪國之紀懿彼塞垣誕啓大局為堂為祀殖殖其庭祀典既一牲

醪孔時佑我髦士受祿於斯先民有言禮失在野我作此詩敢告來者

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為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為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即星經所云故其辭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子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

大同府三皇廟新建財神祠碑

財神之職不稽于祀典其得祠而祀之者前戶部右侍郎今山西按察司副使曹公從民志也古昔盛時君卿大夫所以養民水火金木土穀之時正德利用厚生之節修和于上阜成于下蓋惟善人是富又董其不善而勸之以善故其祝史之文下有純嘏保艾之辭上所期于下者倉箱坻京黍稷稻粱之外必曰穀我士女未有以貨寶致祈於神者迨世既降先王養民之善政盡失君卿大夫不能操財用之權而刀錘子母之利貪者或以富善者或以空乏天下之人求其故不得以為必有神焉司之則財神之祀民其亦有不得已者與大同之隸山西在鴈門以北其地沙磧其泉醮其山童其居士屋其人日再食無田桑之饒陶埴之利又多凶旱水溢之

苦民貧特甚懼神之不饗于是也相與率私錢治其祠于南關之內三皇廟之旁僧徒之寮鐘鼓之樓無不畢治工既成宜敘其本末公顧予曰子曷為我記之予惟先王所以教民美報者山川谷林丘陵下至坊庸郵表畷與夫馬蠶貓虎之屬苟利于民有其舉之莫敢或廢況夫效財用于天地者哉若夫生財之道未有不本乎勤者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苟至于勤則室家婦子罔不勤而財之用舒苟安于惰則室家婦子罔不惰而財之用日以絀鬼神之依龜筮之從在民先定其志而已往時三雲之俗兵師札癘之後民之弊劫已極今年既順成民樂其業商旅之往來各得其所非神之所綏乎洪範之三曰農用八政先之以食貨者財也次之以祀者蓋言報也然則財神之得祀又安可誣哉公曰善夫子之

言爰勒于石詠吉日拜祠下作神絃之曲俾工歌以樂神曰  
我牲之陳予我醴之將維神司職予畢昴之疆黃金為車予  
瑤象為駕風與雲其離合予紛總總而來下使爾多財予及  
此下民自今伊始予罔或不勤歲功必成予昆蟲毋作詔我  
後之人予報祀有恪

好妨廟碑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毋作詩曰去其  
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故以方以社報祀於田祖祈年  
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官凡天鳥螫獸  
狸蟲水神蠹物為民厲者莫不掌之以官牡鞠牡樺象齒蜃  
炭方書靈鼓其攻崇之術必詳顧昆蟲害稼者不及焉何與  
豈其有所未詳者與非然也蓋鳥獸庶蠱之妖世不恒見則

攻崇之術軍傳不有司之無以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  
咸知所以馭之農之所不能馭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  
事於田畯致其祈於田祖為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  
人事神之道蓋無不宜也好妨廟去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  
丙午八月予謁神之宇觀廊廡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  
君子胡庭者請予曰子盍為文紀之子惟神之名号未顯于前  
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好妨者害稼之物陸璣以  
為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翬氏蠲氏之命其官爾矣嗚呼自  
浮屠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神示物魁之号往往潛為  
所變易世之祈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往予兒童時江南飛蝗  
蔽野見所穰神皆出二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既心知其  
非嘗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輒為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

号則猶循古之遺而土人之載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祈年  
方社之祀不遠微庭之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  
而罹凶旱螽蟻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事神爲法以無戾先  
王報祀之義而不爲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已系之  
以詩曰  
彼汾之陽其原膺膺曰疇曰疇痒於而嫁神司厥職名用不  
懲大田旣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祈維黍及稌農夫之報自陬  
越涂我從籥章載歌豳雅辨神之号告諸方夏

重修泰安州東嶽廟碑

禮山川之祀以望其旣祭也則以牲玉瘞而縣之於林沉於  
水未有升高祀者其後易壇壝爲廟而五嶽皆於山下恒山  
祠上曲陽遠在數百里外猶不失古望祀之義焉東嶽廟在

泰安州治西北隅寔嶽之南麓前三門門三塗樓峙其前神  
之居在五雲端冕秉圭一如帝者之儀議者謂五嶽秩視三  
公然周禮有兆五帝之文宰五行配五色後蓋分祀五方而  
青帝得祀于岱章服之盛非僭也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  
宗爾雅釋山曰河東岱應劭曰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  
陽交代故謂五岳之長相傳神掌死生之籍故曰齊度游四  
方各登泰山籙蓋自九皇六十四民以來秩祀不改彼蒿華  
恒霍特廟祀一方而已神則祠宇徧天下生民之奔走威福  
者疑神崇標峻極是處由是山椒嶽頂各飾神祠金碧焜煌  
於松栝之表至州城之廟載諸祀典祈報者或未之過焉惟  
朝廷有大典禮特命使臣祠告外則州之有司春秋致祭一  
灑掃而已廟以是久不治嗚呼抑知百神受

天子職必祠官祀典所載乃其所以憑依也與

皇帝踐位之六年躬攬大政告于海內名山大川爰命祕書院學士宛平劉公修岱宗之祀使旋尋奉命撫東土既至檄知州事林君修治于是三司以下靡不率錢爲助采大木于江淮由運河輦于廟明年竣事城之雉堞殿之垣墉戶之棖樞土者爲臺木者爲榭鼓鐘之樓齊湑之所采留棗楸瓠甌罽毼莫不畢治穹碑斷碣踣者復立鬼物青紅夾門左右州之男女遠方之人咸來覽觀小大稽首爰礪貞石以書歲月公授簡彝尊曰斯文也非子不可彝尊伏念岱宗爲先王省方之地觀民設教於是乎在有孚顒若惟神是依治神人以和上下建神示以保邦國觀化之理一也萬物出乎震妙萬物者莫如神天地之盛德仁氣備焉神之靈爽既安百物

以諧四時以序協乎先王望祀之義將遐邇之祈報者不于彼而于此焉庶無戾于古矣乃作詩曰

萬彙之生孰秉其權陰陽相代有化必遷巖巖喬嶽善氣所宣降婁之躔天柱左海羣山是宗莫之與等惟神司職克配真宰陳書于虞攷禮于周魯公三望紀于春秋百王之祀豈其崇丘嗟世之人不稽祀典鍵此重扃巒磴是踐神房寢地覆之苔蘚穆穆

天子既親萬幾使告于岱誕及海沂親臣代祀叩神之扉

帝有恩言爰撫青社小東大東綏此勞瘁有淑者旂有鞶者馬乃巡于野乃舍于郊乃諏司牧爰暨庶寮浮木于江斲石于罄公來奉符五宿山麓新門有伉四阿重屋亦有寢宮陳其牲玉有蒼者璧帝睟其容百靈來會爾侯爾公奕奕者廟

神罔時恫鬱鬱唐槐丸丸漢柏樹以豐碑昭神之德使山如  
礪報祀不忒

鄒縣重修亞聖孟子廟碑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昌黎韓  
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當其時孔子沒微言絕七十子沒而  
大義乖曾子之徒有吳起子夏之徒流爲莊周周再傳而爲  
孫卿蓋有以鬪問于墨翟者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舍冉  
閔游夏願學孔子其言醇乎醇其色粹然見于面盎于背施  
于四體其氣塞乎天地之間而毋餒於滕世子道以性善於  
齊王先攻其邪心於梁去利而先仁義春秋弟子不能贊而  
孟子發其微性與天道弟子不得聞而孟子暢其旨此之謂  
名世此之謂大丈夫此之謂豪傑之士自韓子功不在禹下

一言百世之論定矣乃世儒以其矯枉過直有不知而續其  
書者或刺之或非之或刪之或詆之或疑之至或比于忍人  
辯士儀秦之流幾于侮聖人之言也已明之太祖頒其書于  
學官當吳元年即諭許存仁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賢  
君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又勅文學之士曰朕聞孔孟  
于世利濟之心慮恐不及諭桂彥良曰孔孟一聖一賢自漢  
唐以來稱之諭趙晉曰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大哉王言必  
孔孟並舉其命劉三吾節文者爲發題試士恐啓諸生訕上  
之端爾乃無稽之言謂帝欲廢孟子錢唐進諫以腹受箭野  
史近誣不足信鄒縣爲亞聖故里廟在縣南門外由來已久  
其初衰崇之典未及宋元豐六年從吏部尚書曾孝寬之請  
詔追封鄒國公政和五年太常議以弟子十八人配其後季

孫子叔罷祀配者堂上一人廡下一十五人彝尊三謁廟見棟宇摧頽久圯不治心焉負疚若疾疾之入于懷也歲在乙丑丹徒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始庀材以葺廟明年工畢遺彝尊書大旨謂子之論文六籍之外七篇是宗廟成宜有碑曷操奇觚以志歲月彝尊不敢讓謹以聞于師者具書于石兼取外書遺意括爲歌詩其辭曰

大人藐之白羽之白輕子楊墨距之白玉之白貞子萬鍾去之白雪之白清子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泰山巖巖雲天是參昔先王肇祀三遷之里春秋俎豆鄒嶧之趾遺像在屋坐以千年林有灌木井冽寒泉懿矣張公撫茲東土維正學是崇靡廢勿舉生民以來盛于尼父聖克亞之秩祀斯所

通州西倉增福神祠碑

漕天下之粟達京師儲四之一於通州設西南中三倉貯之列廩二百五十有奇計納米二百萬斛領以戶部分司四員而西倉所貯居半爰立廟其處以祀神云按漢書天文志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詹積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四星天庾積廚粟之所天困十三星主御糧晉志天困十三星在胃南爲倉廩之屬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詹春秋所謂御廩也倉庾之象上麗乎天天之垂象非一宿斯王者之詹積亦非一區粟入之藏用以備九年之儲六軍百職匪頒調賜稍食於是焉給出納之有其數車管米粟之有其辨匪特藉人事之謹而已相因而不紅腐長滿而無耗實惟神焉相之神之号未詳乎祀典攷春秋佐助期天廩倉神明均名然則今之所祀將毋是與曰增福者從其舊也蓋自



明永樂中通政使李暹請于朝始建令甲太倉之神每歲二  
八月諏吉日遣戶部官致祭則分司之在通州者得祭于神  
禮也廟自萬曆十一年修葺之後歲久不治分司丁君偕同  
官茲土者共率私錢治之落時棖秩瓴甌禱廟神像几筵一  
新其舊工既畢請予文紀其歲月予惟今之仕者恒汲汲目  
前之務至于展禮事神可以垂之久遠或反哂其迂闊而莫  
之助君獨能于文法尋尺之外庀工以治神廟非果于從政  
者與而諸君子又能協恭一心以襄其成凡此皆其可書者  
也用刊之石兼爲歌詩以妥侑焉辭曰

通路之亭子萬斛之舟大車檻檻子服以兩牛如坻如京子  
屹如山立我倉既盈子度支是給神之舍子降婁之南鄰昂  
麗胃子天街式臨贊之豐功子積以不涸下無竄鼠子上無

啁雀神之來子委蛇帶禾九穗子擘麥兩岐神之去子惚恍  
播八穀子雲之上我祈子倉箱我報子酒漿效牲子薦膾陳  
鼓笛子滿牀頌神之麻子飽神之德降福孔多子綏我環極  
重修江都縣旌忠廟碑

旌忠廟建自宋隆興二年以祀左軍統制魏侯俊後軍統制  
王侯方兩侯均死于戰者也紹興三十一年金煬王渝盟括  
三十二總管之師合蕃漢步騎二十七萬自將以南餘艘舡  
舫分據津隘直趨維揚宋之猛將爲張浚秦檜誅鉏殆盡恃  
以扞牧圉僅存病篤之劉錡爾乃用金字牌徹之甘以半壁  
天下九百萬金錢委之葉義問一懦夫奪錡招討印授之李  
橫此諸軍解體而不敢言者當其時王權旣敗韓林楊抗龔  
壽陸廉崔邦弼趙不悔先後棄城遁兩侯非不知主客之兵

難以相當顧目擊大帥輒懦措置失宜搢沙爲溝圍以鹿角  
潮回漂去一時傳爲笑端勢且日蹙寧奮勇一戰以拙速勝  
持久之兵斯亦前事之所有志未遂並喪其元蓋首雖離心  
不懲也幸而采石之捷事定策功贈魏侯中衛大夫邕州觀  
祭使王侯拱衛大夫蘄州防禦使立廟故里祀之一堂繪部  
曲于廡左右記所云以死勤事則祀之者歟相傳神嘗感夢  
于明孝陵故載諸祀典歲以三月三日致祭歷年久遠廟圯  
不治今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謁廟下語  
守者曰斯境內之神吾民祈報於是旌忠故典修舉不可緩  
也迺稽謀于衆攻金攻木給以餼廩取陳丹暗粉一新之屬  
其友秀水朱彝尊考兩侯之遺事撰碑文勒諸石兼作歌以  
侑神焉辭曰

迎神子丹衢新廟子故都維暮之春子月出之初神之樹子  
庭隅靈風拂兮舒舒將朋酒兮兩踰神來格子樂胥覲前兮  
巫後折山花子盈手紛傳芭子翔走神之留子不留縛車船  
于廟口送神子柳林王侯毅魄子載浮載沉送神子湖中魏  
侯死所子無怨無恫小朝廷子不武國無人子禦侮持弱荷  
子作柱客爲狸子主鼠罷揮戈子殼弩第鳴金子息鼓左軍  
後軍子戰獨麀千夫一志子不可撓誕先登子伐寨爲國殤  
子亦足以豪生不封侯子死當廟食稽典故于祠官子享祀  
不忒

重修張仙祠碑

吳越之俗祈子者必禱乎張仙之祠或曰文昌星所化也或  
曰孟昶旣亡蜀宮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掖庭私畫昶

像以祀宋太宗問之說以張仙可祈子為對之二說皆非是  
按神諱惡子生於越舊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  
語萇曰秦人將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秦請其氏曰吾  
張惡子也萇既稱帝長安命使入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  
嶺上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十里餘白霧中髣髴見列伏狀  
僖宗脫佩劍賜之王鐸蕭遇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  
神以鐵如意贈萇事蜀人俎豆不絕比之射洪灌口号为三  
神是則蜀之人無不祀仙者花蕊夫人所畫實仙非昶象也  
攷仙即梓潼神世乃分而為二又以梓潼神為文昌星神號  
於是乎失辨矣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禩王  
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韜禮之禩下今世俗祀仙多於二月之  
朏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禩授弓矢之義高禩廢而仙之

祀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里有祠將圯道士募錢修之工  
既畢宜有記乃撫仙遺事刻于石歌以侑焉辭曰  
神之降予雋縣陷邛池予震電神之游予梓潼佩如意予山  
中玉驄予婀娜迎翠旂予道左解龍劍予貽之助威稜予旋  
彼六師蜀之人予頌神之麻誕昭靈惠予九州差池予燕羽  
至之日予孚乳帶弓韜予士女無害予無菑生子兮天材巫  
言予嘉告儷報祀予高禩菩蕭予交鼓陳詩予合舞牲酒潔  
予春復春播神絃予終古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碑二

中奉大夫分守嶺北道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公姓賀氏諱萬祚字孝延浙江秀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  
除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持父喪歸服  
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郎中出為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  
學政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徙廣西布政司參政  
分守左江道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分守嶺北道年六十  
三以沒公之在山東也妖賊徐鴻儒倡白蓮花教遠近煽惑  
公佐巡撫指畫卒以決勝其在廣西土寇胡扶記為亂官兵  
敗績路將蔡人龍戰歿詔集大師征討會監軍參政潘應龍

知潯州府事張嵩相繼卒于師環兩江州縣咸震驚公疾馳  
上官以方略獲扶記父子兄弟皆就戮招降莫敬龍所部千  
人置之內地別部帥黎扶三以兵出掠敬龍生擒以獻公斬  
之於市羣蠻懾伏境內盜賊悉平鎮安土司岑繼祥與歸順  
土司岑大倫為仇力不勝潛通安南莫敬寬密以騎象掩殺  
大倫劫官男州印去當事者欲徼功謀討安南公曰鎮安土  
司世受冠帶一旦甘為禍首舍此不問問安南非計也宜治  
鎮安以漢法詰責安南聽其服罪當事者從公言敬寬果輸  
服送還官男州印其在江西流賊方肆焚劫圍定安破安遠  
公至相視羊角石背諸營堡賊聞有備引去嗚呼士大夫當  
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洎夫啓禎之際一夫構患監司長吏輒  
束手無策羣盜四起天子赫怒命宰輔督師無不立見摧敗

卒之遽屯烏合長驅入居庸之關蓋自陝及京師僅五旬爾  
向使若公等十數人落落然分置要害地則寇燄何難撲滅  
惜乎試之窮山絕徼雖事功屢奏無補天下之大勢而公則  
盡瘁死矣公所著有禮曹條議兵曹疏略大業齋文集其平  
生未嘗談兵所至輒以兵事顯卒之後無子以兄子侃修嗣  
侃修中崇禎六年舉人未幾亦卒無後尋尊之再從父弟彝  
政於公為外孫懼公名姓不得書於國史久而湮滅乃具狀  
請處士俞汝言表公之墓又葺其丙舍為祠藏主以祀屬子  
記公行事於石并作詩以頌焉辭曰

公之考祖鹽官是處後遷於府居城東子旣舉於鄉遂揚于  
庭其文有章譽斯崇子為郎勅法克正五罰不爽苗髮刑德  
雙孖禮樂攸司章服是宜昭德甄微宣國容子爰佐司馬九

邊之野洞若觀火贊戎功子誕出掄文去疵而醇歸夫義根發滯蒙子閩甌寧地有巖無比失貴人意違此邦子度嶺而南桂水之潯蠻獠所侵屢奮庸子踰嶺而北寇賊未息以戰則克保障墉子世盡愉愉公也饑飭恒集於枯命之窮子轅攀輪拒公去不顧死於道路衆所憫子有崇者丘左右泉流植以松楸馬鬣封子公雖無祀女子有子狀公行事其可徵子有覺其楹丙舍未傾祠我先正方瞽宗兮

提督浙江學政翰林院檢討顏君清德碑

翰林院檢討曲阜顏君光徵學山爲復聖顏子六十七世孫中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除今官三十二年秋典浙江鄉試還

天子命提督浙江學政近例學院以翰苑兼坊局銜者充之

君以史官

特簡異數也士三年大比浙東西就試者至萬餘人主司之不公士且攢譏竦誦有裂榜紙而以瓦礫擊其後者矣君來榜旣放雖見抑者無怨及聞君再至交以手加額君亦杜絕干請惟真才拔擢克循祖父忠孝之門風入稟太夫人之訓焚膏點筆靡間晨暮席門甕牖韋帶紉履之士悉甄綜無遺才飯糲茹藿甘之如飴士皆鼓舞自奮而君斯瘁矣今年春君當復

命全浙之士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乃謀述君之德于貞石以傳諸不朽而嘉興爲君駐節之地礮石居先焉碑當勒文僉以請于子子惟君之試士去勦說明正學拔寒微百千人譽之不以喜百千人毀之不爲動是豈藉碑之辭以爲重哉

雖然碑以述德抒情其來古矣尤莫盛于東漢之世當時諸生服義處士好學門生門童弟子故吏故民議民及門下佐往往率私錢共表其德善功烈若楊震陳球劉寬馮緄度尚孔佃之徒史傳所未具詳者每賴碑存用補史氏之闕焉君年方壯又遭遇

聖主入且論思爰立將來國史所紀特書其大者則于視學本末或反略焉不詳此碑之不可以已也昔者復聖躬克已復禮之學至于拳拳服膺欲罷不能而徵其所得則存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公之潔以自持誠以造士正復聖之所得者然周子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程子曰學孔子者學顏子而已君之學即顏子之學諸生既得顏子而師之言顏子之言行顏子之行是公去而服其教者長存雖百世

可矣

太保孟忠毅公神道碑銘

太保孟忠毅公薨歸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歲在庚午其子熊弼請予撰碑立石於神道於是公薨三十有七年矣公之德善功烈紀諸史冊無俟碑銘後顯乃予讀公奏疏竊恐史氏未載其詳而訐謏偉略不盡傳于天下不可以不銘也公諱喬芳字心亭永平人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宜哈番加贈太保謚忠毅其先世某徐州人以靖難立功世襲東勝衛指揮同知祖某考某皆贈如公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大志不羈偉岸善騎射能以一矢墮雙雁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壯其貌與語奇之引置左右官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录事使定律例從征大凌河錦州松山寧遠朝鮮屢著戰功順治元年李自成自山海關戰敗西遁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命公帥師追之由畿南下河北踰太行定汾潞拔太原遂渡河入關下延安略定慶陽平涼所至秋毫無犯

世祖嘉其績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當是時自成棄關中走張獻忠尚據蜀民情未定妖賊胡守龍自号聖公稱元清光謀為變叛寇賀珍連兵十萬攻西安李鷄子陷同州武天定踞固原孫守法嘯聚興安劉二虎出沒漢中胡向宸負固黑水峪關以西羣盜塞路馬

德賀弘器李明義米國軫折自明諸賊叛服不常各擁眾數萬為害公廣招徠布恩信散奸黨峙糗糧簡將帥分道出奇掩擊梟守龍於市追珍及於永壽蹶之漢中擊走二虎大定誅向宸於板橋南山斬守法於藥箭砦戮德於河兒平降自明於青甯砦擒弘器於安家川俘明義縛國軫前後百餘戰斬馘無算降者一十七萬餘人又陝西多獠種河西尤甚五年夏四月羣獠煽惑米喇印丁國棟聚眾反陷甘肅破涼州莊浪蘭岷臨洮所至響應關中大震而鞏昌獠攻城未克公疾馳救援賊敗走乘勝遣張勇復臨洮馬寧由上路趨內官營破之趙光瑞由南路至梅川賊迎敵奔潰而梅川去岷州五里左山右河道險隘賊據守堅甚光瑞誘之出戰大破之遂復岷州張勇由中路一敗之官堡再敗之馬韓山三敗之



二崖洞於是喇印國棟合兵守蘭州公督滿漢精銳徑薄蘭州俾協勦戶部侍郎額色暨張勇為前鋒賊出大戰良久公令勇襲破其城賊大敗焚浮橋遁而王胤久馬寧亦破賊金縣會兵蘭州時朝議大出師會勦公上奏曰叛獮為徒雖繁然烏合易散臣已大破之臨鞏城堡盡復其伎已窮進取河西甘鎮計日可復且秦民力已竭大兵復臨供應難復支又西寧祁廷諫李天俞莊浪魯典皆未肯為賊下今廷諫子興周赴臣軍已令其糾各族協捕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必能奏績若曠延時日以俟大軍不惟坐糜糧芻且使賊得合餘燼自備而廷諫等亦懈失機長寇非計也 朝廷乃止遂督兵渡河遊擊張三耀斬喇印於古城宓逐北至甘州時夜二鼓公曰賊必出襲我乃設伏以待而張燈彈琵琶酣飲歌

聲徹柵外賊果出遇伏悉擒之遂圍城月餘平之丁國棟竄肅州立土倫太為王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番附之據城固守而山西大同降將姜瓖反遠近震懾其黨虞印韓昭宣陷平陽号二十八萬此六年秋七月也

世祖遣兵進攻大同命公引兵赴援公留馬寧圍肅馳赴潼關賊兵拒河守公佯置巨艦於上流伐鼓揚旗作欲渡狀而夜率師從下流徑渡急擊之賊勢披靡戰且走四十餘里比明抵蒲州賊出城迎敵公督將士力戰殺賊七千餘人賊棄城遁遣將復臨晉滎河猗氏解州共斬首二萬有奇乃合兵圍運城城破賊黨殲焉遂定平陽而馬寧以十一月破肅州殺土倫太國棟就擒河西亦平七年進兵部尚書八年定河南何柴山之亂又擒延慶巨盜劉宏才於是全陝盜賊叛孽

俱盡陝西自罹寇禍戶口消耗荆棘彌望乃荒田之糧盡責之未亡之戶百姓苦之公力陳其害請蠲久之始聽蠲其絕戶而有主荒田仍自七年起徵公復奏曰所云有主者皆貧氓耳傭作鋤口以延旦夕欲其開墾納賦斷不能也且未有六年不能墾七年即能者若欲藉此為兵餉責有司追呼煢煢子遺力不能支必至相率逃徙誠恐有主之田轉為無主將來餉缺愈多矣時有司考成急催科公又請以戶之增減田之荒闢為殿最使知愛養撫綏其惓惓民瘼如此先是二年公至秦即以奇兵入龍安為圖張獻忠取蜀之計後朝廷以重兵屯漢中秦民轉輸艱苦九年取成都即請屯田而廷議退兵漢中乃力請駐保寧為漢中藩籬屯田廣元昭化間戰可制勝守可固圍兵食有賴不苦轉輸則規取全蜀無

難從之於是秦運始杼而蜀地以次就平既又上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田畝荒蕪今雖屢詔開墾而雁戶未集耕耨無人餉仰給於大農非久遠計也惟屯田可足食強兵而弭盜安民亦於是乎在

上嘉納之因舉白士麟郭之培領其事而以高應選等八人分理於是兵屯民屯並興歲得穀數萬斛十年復蕩平紫陽孫守金自此民漸復業而關中宴然矣公為人精敏沉毅善料敵諸將稟方略輒致勝又知人善用爽豁無嫌猜人人樂為之効死其章疏皆剴切條貫千里外如面陳故有請必從當蜀未定上言曰四川一日未復臣心一日未安

世祖喜曰若封疆大臣盡皆如此朕復何慮蓋君臣交孚若是是以所向奏功初公累疏入朝優詔不允九年復請許

之陛見慰勞備至 賜內廐馬二命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又  
賜帽鞞弓刀加太子太保 命還秦旣又 命兼督四川而  
公以積勞成疾乞休慰留不許疾篤復乞骸骨乃加少保馳  
驛還未至而公薨十一年正月元日子時也

世祖聞之震悼輅至遣大臣酌酒 諭祭三壇存問其妻子  
賜第一區白金千兩公生于明萬曆乙未二月五日年六十  
配卜氏艾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子三熊臣知汀州府事熊  
飛監察御史熊弼襲世職阿思哈尼哈番子告光祿大夫孫  
九人曾孫五人嗚呼公督秦十年外詰戎兵內定經制撫循  
百姓廣收名將為腹心以二十餘年盜賊充斥荒殘流莩之  
鄉復使昇平樂業屹然為中原保障 朝廷無西顧憂人皆  
知公之功在秦不知河東之亂非公不能定取蜀之策非公

不能有成然則公不徒出秦民於湯火而已晉與蜀咸受其  
賜焉公之功顧不偉歟銘曰

神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蒸有黎桓桓孟公萬夫之  
特早事

太宗宣勞肇域

世祖受命師入隃關公躡殘寇渡河而西

帝哀秦民化離疾苦俾公建牙節制文武克渠在蜀倡亂孔  
多潛狙乳獸爭磨其牙公遇將士披豁心曲昧者必攻降者  
弗戮如帶斯結解之以觸如髮斯逋理之用篋盪寇河東有  
戰必克蒲坂旣收解梁乃服曩者秦俗壤地荒蕪吏患追呼  
民困轉輸征徭克緩屯務畢舉有畎有溝有禾有黍旣策王  
功載懋民庸君子來朝謁

帝于宮何以予之衣裳在笥又何子之弓刀是佩天馬旣秣  
帝曰汝騎出從馳道異數則希我作此辭紀公之實片石旣  
刊百世有述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新城王公墓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新城王先生士禎其在  
太學教胄子會雲南平推

恩封其父為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祭酒公歿先生哀慕不  
已旣井椁矣謀伐石表諸墓古之葬令曰五品以上立碑降  
五品立碣祭酒秩四品得立碑螭首龜趺崇九尺乃屬秀水  
朱彝尊為之辭公諱與敕字欽文別字匡廬自其始祖貴從  
諸城徙新城曾祖考重光貴州布政司參議贈太僕寺少卿  
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祖考之垣戶部左侍郎贈

戶部尚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考象晉浙江布  
政使司右布政使妣張淑人公事親孝從兄敬合族人以睦  
訓子以嚴其為學博而有要其為文駢而麗其為詩取自寫  
懷抱而已有作未嘗編錄曰吾詩如絃之有音絃停音斯寂  
矣留此何為故其詩流傳蓋寡王氏之先世植槐于門夢神  
人以冠簪笏囊分布枝上其後族繁以大公之祖父世父叔  
父仲兄暨族舅弟子姓舉鄉會試者數十人皆有名位公少  
有文譽獨屢試不遇僅貢入太學未謁選人而歸然平生不  
有坎珂之歎怨尤天人之言及教其四子三成進士公里居  
益退然自下歲修曾祖王父忠勤祠主祀事惟謹命工繪厥  
考平生事蹟為圖二十有四并作家誡以示諸孫勗以儉勤  
為本旣喪耦室無侍妾暇同隱君子徐夜游見者目為老經

生不知其封秩大夫也公卒時子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士祿進士士祐已先歿惟仲子貢生士禧及詹事先生存女四人壻劉倬張璽畢盛肩趙作肅孫男女各一十二人曾孫男七人女一十一人元孫二人公之葬也在新城縣某鄉某原系之詩曰

孔氏之門有顏子淵子曰庶乎胥附日親在漢黃憲隕然處順道周性全見者交讚公生海右二賢同科言論風旨傳不在多觀其事親孝乎惟孝則友其兄鄉黨是傲凡今之人門內嘻嘻公之治家肅且有儀貴則易交賤不我覲惟公譚謙勿遺故舊若考作室而子以堂若考數菑子乃坻倉旣揚其名終顯其秩養不爲儉年不爲畱徹帷于室卜葬于原無有近悔無有後艱有栝有松有枿銘藏諸幽碑示觀者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神道碑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二月

孝莊文皇后崩公卿在籍者同軌畢赴於時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見星而奔明年二月哭臨 宮門之外旋寢疾三月日卒于邸舍年六十

天子謂公盡瘁可憫許馳驛送歸 遣江南布政司官 諭祭及葬是年十有一月卜幽宅于瀟湖之濱旣葬公子永寧永宣以碑文爲請 縣尊曩與公同 朝知公德善行義不敢以不文辭公江南人先世自江陰徙武進曾祖某不仕祖秉忠同知夔州事贈通議大夫通政司左通政考賜充鄉飲酒大賓封通議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妣白太淑人公諱元珙字輯五荆山其別字也年二十補學官弟子以明經貢入太

學順治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中式 賜進士出身  
除刑部主事歷負外部郎中庶獄明允典廣西鄉試士服其  
識照還以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建寧際閩海未靖土人或  
依山為砦反側不安公偵得其寔誅凶渠盡釋餘黨衆乃散  
尋移山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潞安丁母憂服除以原官分守  
口北道時宣鎮未立府縣止同知府事一人治事兵民一相  
闕則戴甲而譁公至和調將士嚴斥埃增亭障葺城垣修學  
舍邊境晏然會雲貴變起 王師討不庭軍中需馬急公出  
家所有田租錢首買馬資騎戰

天子嘉獎命從優議敘踰年擢光祿寺少卿牲捨染盛譙享  
犒勞躬視滌濯勾稽惟謹遷太僕寺少卿馬政畢修進通政  
使出納惟允轉太常寺卿遇大饗祀奉香執帛行步中規矩

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夙夜在公振綱肅紀祀典岳瀆之祭  
北海廣澤王望瘞之禮唐于洺州宋于孟州公上言東西南  
北當以天子建都之地為準北海之祀宜于山海關迤北近  
海之地疏入報可尋念親老陳情乞歸歸而父先卒居喪盡  
哀毀且瘠蓋公性至孝愛慕父母不異孺子友同產兄弟通  
家財治喪紀教子姓有家法里居遇懿親鄰比謙恭和易未  
嘗以貴驕人檢束僉僕不與戶外事而能分人之憂為善日  
不足服官三十餘年不喜躐進以勤慎自勵故始終結

主知凡 覃恩者三加級者五侍 謙乾清宮從游 西苑

拜白金文綺之 賜而又祭葬以禮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

娶白氏太保康敏公六世孫贈淑人繼娶潘氏封淑人子永  
寧康熙二十年舉人候補中行評博永定國子監生永宣歲

貢生永定早卒永寧永宣均好學有文女五俱嫁士族嗚呼  
御史臺於古爲副相三獨坐百寮之師闕然後補之否然後  
明之不專以言責爲務也後世居是官者往往藉繩糾之權  
以報恩怨黨其同焉者而伐其異私以爲公許以爲直又或  
伺君相之愛憎附之以毀譽諍臣若是豈社稷之福哉公於  
廷議侃侃無隱及條奏輒焚其草庶幾合乎小雅所云靖其  
爾位者與是難能也迺作詩曰

徐望十門業高楚蘭陵產譽髦舉南宮領西曹內迴翔外敷  
歷屏甌閩翰潞澤藩上谷無震仄卿士月游升華主祿勲牧  
馬羸作納言允柔嘉陟奉常典三禮副副相長柱史秉吉直  
肅綱紀惟北海百谷王濟同祀神何饗公建議徙冀方進有循  
退以義孝于親友弟弟用推仁及戚懿公之度其有容責人

薄少詆攻持大體異小忠公之才洵卓犖消亂萌人罔覺激  
其清激者濁公而在吾得朋公也逝孰典型御靈輻歸林垌  
瀟湖濱筮得宅望鵝墩表鶴石宜子孫遠泉脈樹松柏榆梓  
粉百世下碑長存思公德視此文

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顧公神道碑銘

康熙三十有八年冬

天子念河淮未乂歲漕後期既任都御史總其務又分命廷  
臣往鳩厥工於是工部左侍郎長洲顧公出視高家堰時河  
流日淤淮泗水無所趨洪澤汎濫堰易潰公相度帽勞不避  
寒暑風雨疏陳事宜未底績而病矣旋奉 詔還京師猶力  
疾治事

天子班朝見公羸弱不支 天語垂問公對以實退乃請假

且言臣早孤惟母是依教臣力學甫通籍母故窀穸卑濕骨  
肉未安伏請放還遷葬

天子許焉歸改卜宅兆于官山塢祖墓之旁疾發卒于里第  
天子聞公逝 命禮臣給卹典 諭祭一壇 子治葬銀兩

朝野歎息以公克全臣子始終之義可謂忠且孝矣公諱藻  
字懿樸号觀廬先世自無錫遷縣之翰涇曾祖某不仕祖某

考某皆學官弟子三世以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妣一品太  
夫人宋氏公自康熙十四年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 賜進

士出身改庶吉士聞母喪回籍二十一年服除授翰林院編  
修會試充同考官二十六年任 日講官知起居注二十八

年以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游陞侍講明年秋出典  
江西鄉試冬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尋遷兵部督捕右理事官

再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仍提督學政三十六年 勅使

陝西祭告軒轅陵明年冬陞工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累加  
三級 覃恩進階光祿大夫公於 朝守厥職必誠必敬纂

修 兩朝聖訓 玉牒領方略館副總裁充 殿試收卷讀  
卷官 皇太子大婚冊封使人咸遜其勤敏及司 記注譯

國書尤詳且確先是儒臣提督學政設公解於京師歲時得  
與 朝會其後人皆自便一出按部多留畿輔公試士有間

亟還邸第  
上有名立至 闕下備 顧問以是

主眷日隆 禁中語雖家人不得聞在內閣參預機務者六  
年奏對進退不失尺寸嘗侍 保和殿 御試經史論賦應

制詩又嘗 召入 瀛臺試理學真偽論豐澤園賦悉稱



上言公書法尤精在米芾趙孟頫間嘗奉 命書 御屏金  
成又書泉林碑

福陵

昭陵神功聖德碑

上覽公書輒稱善 寶章宸翰上尊珍果宮花之賜便蕃優  
渥公當之愈謙抑一言一事必曰如何如何曾未揚揚自得  
也視學政大要端士習修黌序正文體杜請托表節烈維風  
俗故每試甄綜得人理部務相視南北河恤徒夫審勾股節  
浮羨覈支銷令不煩而商民以不病遇 大廷會議公未出  
辭先和其氣有未便不顯立異同徐以微言喻之導之以正  
議定公未嘗居其功蓋公律已甚嚴無所依倚與人接和平  
樂易僉以此交愛公卑尊長幼未有毀之者公於家孝且友

撫兄弟子皆有恩姻鄙有急難傾囊應之不惜平生無貨財  
聲色之嗜博奕之娛以是門無雜賓從游著錄者力為游譽  
約束僮僕惟謹鄰里鄉鄙安之及公卒巷無歌者春為罷相  
公生于順治三年月日考終于康熙四十年月日享年五十  
有六夫人宋氏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謚文恪  
公諱德宜長女 誥封一品夫人有賢行公無子以弟之子  
某為嗣宋夫人撫之如己出也鼻尊入史館於公為後進公  
僚友相遇不以前輩自矜既與公比屋居宣北坊海波寺街  
譚讌尤數故知公獨詳及葬因某之請銘公之藏其辭曰

地有土藪吳越具區演為長洲淑氣所儲克生顧公才與德  
俱為玉為穀如金如瑜既舉于鄉墨榜斯薦其惟吉士搞文  
翰院班以蛾眉簪筆朶殿鶴籞螭坳恒陪密宴南宮校士西

明書亭集卷十一  
江持衡網海珊瑚采山豫章

聖有謨訓大烈孔揚 宗有寶牒麓于星潢公之于文不雕  
而琢務去陳言兼屏僞學公之于詩寄情高邈譬錦辭機蜀  
江是濯公之于書迴與俗殊豐者不媚瘦者不枯三真六草  
惟意所如羣工交讓

帝心是愉公之誨人先以制行士風克淳民志乃定率之以  
躬周誠程敬廓矣皇圖人文雅正

天子有名立造于 朝雖在歸沐曾不道遥拜 賜于宮風

駕于郊德隅愈下協恭羣僚爰職論思

帝尤注意旋舍文書入贊機事

帝曰咨汝不懈于位迺擢司空尚書之次公佩蒼玉班于六  
卿相彼琴瑟必張而更誕釐積弊允明且清為法可久絀者

使盈

帝曰往哉憫茲淮浦高堰未固汝其安堵公度原隰堰工修  
舉

帝曰歸哉仍掌邦土仕者之進間有附援公也不阿以慎屢  
遷惟口出好或失則譽公也勤密省樹不言盈廷論議是非  
嚙沓衆人嘒嘒公也訥訥徐規以道非由捍闔大猷是經古  
訓是合公雖盡瘁不敢引還

天子心惻訝其清孱舍彼旅月返于家山君親大義庶幾克  
完弟子猶子為公之嗣卜筮既偕斧屋攸闕樹之豐碑粉榆  
梧梓我銘不誣昭諸後世

曝書亭集卷第七十

第 35668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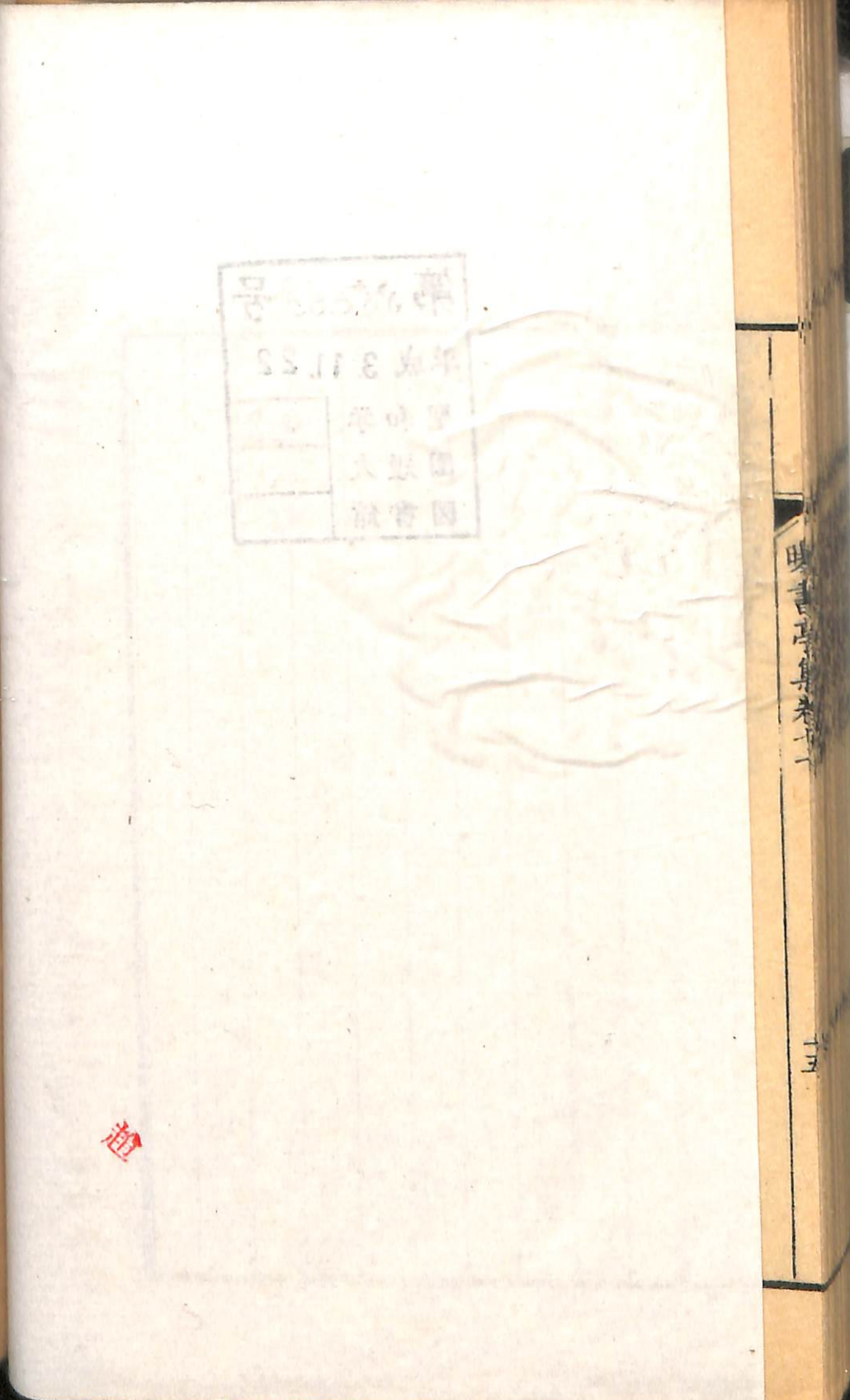
928

11

16

明書其集卷十一  
三

...



號	55118	年	3 11 53
	平山	大	書
	大	書	園

趙

明書局集卷十一

